五代史記注

五代史記序

建安陳師錫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自生民以來一治一亂旋相消長未有去仁而興積仁而亡者甚哉五代不仁之極也其禍敗之復殄滅剝喪之威亦其效耳夫國之所以存者以有民民之所以生者以有君方是時上之人以慘烈自任刑戮相高兵革不休夷滅構禍置君猶易吏變國若傳舍生民膏血塗草野骸骼暴原隰君民相賊如髦蠻草木幾何其不胥為夷也逮皇天悔禍眞人出寧易暴以仁轉禍以德民咸

保其首領收其族屬各正性命豈非天邪方夷夏相蹂兵連亂結非無忠良豪傑之士竭謀畢智以綏民之死乃堙没而無聞矣否閉極而泰道升聖人作而萬物覩指揮中原兵不頓刃向之滔天巨猾搖毒煽禍以害斯人者蹈鼎鑊斧鑕之不暇豈非人邪天與人相爲表裏和同於無閒聖人知天之所助人之所歸國之所恃以爲固者仁而已非特三代然也堯舜之盛漢唐之興秦隋之失魏晉之亡南北之亂莫不由此也五代距今百有餘年故老遺俗往往垂絶無能道説者史官秉筆之士或文采不足以耀無窮道學不足以繼述作使五十

有餘年間廢興存亡之迹姦臣賊子之罪忠臣義士之節不傳於後世來者無所考焉惟廬陵歐陽公慨然以自任蓋潛心累年而後成書其事迹實錄詳於舊記而褒貶義例仰師春秋由遷固而來未之有也至於論朋黨宦女忠孝兩全義子降服豈小補哉豈小補哉

五代史記序

五代史記注識語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記故尚書彭文勤公爲之補注公嘗語鳳誥自年十九即有志注是書隨事摭緝積有歲月爲史官日獲詳覽中秘爲江浙學使徧訪諸藏弆家舊本閱朱竹垞爲徐章仲史注序矜許甚至多方購得之僅帝紀十二卷且五年速成其疎畧可知朱又云年三十欲注是書引鍾廣漢爲助歸田檢舊槀大半壁魚穴鼠所齧五十年心事付之永歎噫誠成事之難也公自乾隆癸卯以後總裁史館者二十年治官撰書無虛日間以勉鳳誥曰文章學問各有淵源吾鄉前哲朱文

端公名蘇公之名裴文達公名歐陽之名其所自待者如彼文達尤究歐陽史學以官事劇弗遑數以責予今又劇矣願以請沐餘晷出所詮釋爲予排比而次第之吾儕幸逢

聖天子右文極盛其以今所補薛文惠五代史原文爲注歐因以存薛之本其諸書取材一以宋人爲斷又錢曉徵少詹事近寄五代時金石文宜悉晉入它有未備予盡務竭心目徵据討論贊予有成冀上之

朝廷頒之學官俾五代文獻燦然可稽且以息讀史家訾詆歐陽之淺說予之尊聞於鄉前哲者亦藉是以見

予其識之鳳誥入翰林從公史局日復不給又連以使事在外未卽踐言嘉慶辛酉典山左試辭公於寓園公愀然曰子行矣以遭遇言計當留視學予寖衰疾愼毋忘注史之約洎癸亥手書諄道茲事以謂觀成弗逮行以全稾傾篋相付此五月之言九月鳳誥按魏博有持歐史注稾售者繙訖首尾審爲竹垞手鈔所采宋元明諸家書百餘種凡千七百六十餘條殆卽所云壁魚穴鼠所齧者驚喜馳報不謂公之遽不及見此也更讀遺詩留寄鳳誥曁胡君長齡阮君元曰少時注意歐陽史七十三年未得成門戶雖然麤構架庭階尚乏細經營

飄零莫遺隨殘葉佽助終嘗賴友生幸有三公舊同志爲予緝業定刊行三復詩言感愴無已甲子鳳詔還朝始讀公所自定諸帝家人傳至六臣傳十六卷蓋病中倉卒所成餘五十八卷聚一巨簏所采宋人書二百數十種視竹垞實倍且專爰謹藏之丁卯使浙公暇取文瀾閣書一一校詳加以掇拾已巳夏排次粗竟旋以事輟業迨癸酉至京師重事訂補及今乙亥前後三易稾迺得薈稡成書凡朱錢采錄無不剌入公於是書殫精五十餘年而今迺得告無憾於公者使公齍然幸存嘗爲盧陵稱慰於七百年後豈非藝林快事乎惜乎公

之遽不及見此也胡就宿草阮久在封圻末由與之商
搉謹以公貽示凡例眉列卷端復以闡明公之本意者
綴爲例述於後嘉慶乙亥秋七月

五代史記注例

歐陽公作五代史記書法學春秋文章學司馬遷自晉書以下十六代未能或之先也後之論者每議其略於唐宋之際典章制度因革損益闕焉不詳多議作注以補之而卒無成書予以謂有注而以所取者校之所去者而後知公史法之精嚴裴松之爲陳承祚功臣豈虛語哉

一全採薛居正五代史前人注歐史無成書者以薛史久佚也薛史自金章宗朝不立學官日就散失今幸欽定四庫全書以永樂大典所收薈輯成之其中大典

原闕者十之一二而已七百年來遺籍復出今悉採不遺一字匪惟注歐亦以存薛本紀以年月分次列傳以事分次薛有歐無之傳有家世者從其先歐史有名者從其人無名者或以事相比或以人品相比亦三國志注例也薛史十志附於歐史卷外大書而以它書作注歐考所及仍入歐注亦後漢書補志例也

一全採五代會要昔鄭漁仲病作史無志識歐史者亦以二考太略考五代體制全在會要一書舊惟傳鈔訛脫之本今幸武英殿官本栞布悉取不遺一字眞足補歐未逮矣事實分注紀傳歐所已及仍入歐注歐所未及仍入薛志注

一詳採冊府元龜是書例取正史其時無歐史所引皆

薛史也故詳之新輯薛史所無及有而其文不同者仍採之餘不復收

一詳採資治通鑑是書徵引極博不盡薛歐二史故詳之考異及胡身之注所引多久佚之書遂條剌入與薛歐二史文同者不復收

一所採書以宋爲斷如陳霆唐餘紀傳吳志伊十國春秋雖有專書不行採入

一採別史新舊兩唐書宋遼二史同列學官不行採入五代史闕文五代史補五代春秋五代史纂誤全行採入唐鑑契丹國志隆平集東都事略九朝編年備要續通鑑長編太平治蹟統類宋朝事實類苑諸書俱採入

一採霸史十國世家未爲詳備今幸遺籍多存如九國志五國故事三楚新錄馬令陸游兩南唐書江表志江南野史江南別錄江南餘載江淮異人錄南唐近事續錦里耆舊傳蜀檮杌吳越備史家王故事之類詳爲採入

一採傳記小說五代當時人所撰惟摭言北夢瑣言釣磯立談三種其自唐末至宋代人說部內所紀自數十百條至一二條悉行採入

一採輿地書宋人記輿地書如九域志輿地廣記太平寰宇記方輿勝覽景定建康志咸淳臨安志淳熙三山志吳郡志之類悉行刺取

一採類書正如玉海文獻通考大如太平廣記太平御覽繁如事文類聚錦繡萬花谷小如海錄碎事清異錄之類零縑斷璧皆在所取

一採文章唐末人至五代尚存者集惟韓偓司空圖羅隱黃滔韋莊杜光庭貫休齊已未佚中多可採唐文粹文苑英華宋文鑑及宋一代人文集碑傳議論但及五代者採之金石尚存志乘所載文字採之更可資

一書名薛曰五代史歐曰五代史記各仍其名

一

卷數歐書七十四卷悉仍其舊注太浩繁者每卷分子卷如續通鑑長編之例

右彭文勤公手定五代史記注例嘉慶癸亥夏公方在告排注歐史梁家人傳至唐臣傳十六卷爲之式餘五十八卷未備生平所采宋人書二百數十種聚一巨簏手書屬鳳誥成之頻年未踐前約丁卯使浙公暇恭檢

文瀾閣書重事審訂閱今乙亥復檢

文滙閣書加之釐正前後凡三易稾始獲次第井然繕帙纚就中唯司天職方二考十國世家年譜當時未言注法竊以鄙見就宋人可攷書詮釋其大

端於司天畧彼寫分擬數但存施行之舊於職方參取羣史志例詳述地里攷更兼補薛史郡縣闕佚於年譜仿史公年表例以通鑑大目錄某國事繫入某年某格以副全注體裁其薛史十志續次爲書附焉區區擬識於史學無所闕尋亦惟兢守門弟子講習之素期於不負知己若夫版行傳遠當世所公潤色表章茲事千古又不啻成公之志也已受業劉鳳誥謹識

五代史記注例述

謹案史書集解肇始裴駰而顏籀敘例述意頗詳卓乎顓家非苟而已也茲務蒐遯本文申明體要一循補注原例裒著師授之源

謹案善善惡惡陽秋大法自五代名教不明梁史之文陰貶司空搢紳之記侈言全義歐陽史出始褒全節而論四維絕無班固排死節之譏先得司馬重人倫之旨王通謂陳壽有志於史惟歐陽最爲得之有謂詳所不必詳略所不當略曷不援沈約上請世祖故事爲韓通立傳其致憾於良史者以此今迺薈萃舊聞裨補闕漏

凡朝野事爲人士風概苟備全史之遺靡憚一辭之贊詳而有體冀貧范氏之美譚焉

謹案左氏受經餘成外傳章懷注漢屢引東觀相輔而成厥有自來薛史成於開寶學者久嘗寓目新史既行日趨湮没爰蒙

高宗純皇帝表微補佚還復舊貫故得録取全書大彰墜典使本末較然尋省易了讀歐史者固不嫌於疏略覩薛書者亦得藉此鑑裁去二短而合兩長敬本

高宗純皇帝聖意云本紀以年月分編列傳以事類比附　薛有歐無諸傳從祖父固延壽南北之規見卒年亦韓愈實錄之體其餘消息下悉一準松之　薛史十志大書附歐史卷後其間事實

歐史所無者亦取他書詮釋劉昭注補可爲典則

謹案有唐文治最盛五代篡承終始裁五十餘年而朝廷軌物見諸會要者猶非江南西蜀所及問遺訓而諮故實蒙穀所爲獻雜次也盧陵斯事頗爲鄭樵所訾兹據

武英殿會要刊本采摭靡遺歐所涉及固可即事引伸薛所分見亦可隨條舉證俾唐宋兩朝沿革所自中間如以枚數闕蓋即隋志之補五代而變通其例爾

謹案册府元龜決擇矜慎史非正史不錄時去五代未遠實錄犂然在目故其詔令敷陳多出薛書之外加以

由唐迄宋公家應用文字一皆屬對爲能紀載貴存當時文體不必如宋祁輩以單詞鳴古也今悉援據是書不厭求詳載稽通鑑多引陸贄之篇取式舊唐亦有劉昫之例

謹案宋司馬光進通鑑表自云偏閱舊史旁採小說蓋其貫穿廣博用力綦勤誠宜攬其要最以佐二史闕如又歐史年譜但標卒立其外悉沒而不說故茲檢舉目錄件繫條分雖通鑑五紀未遑盡備而大事幾於備矣馬遷年表固前事之師也考異去取謹嚴最爲有意今多舉此以詰羣言至於後學淺識時有異同輒亦隨事

附論非求多於前賢蘄有補於往牒其胡三省注輿地既是專長無廢掇取

謹案師古注班意存翼贊深戒攻擊本文竊謂注家大例但不當吹毛掎摭耳史書千秋龜鏡固將不誣方來昔人千慮之失豈無有待而乃曲意依違徇私予奪以是爲忠夏所未喻故今砭訂歐史未敢隱情避就范甯穀梁非無先覺第求舉正何爽納忠

謹案天文測驗因時改易五代衆職頗瞭是術多疎歐陽於推步一家夙所未究其刋修唐史時與劉羲叟同局天文歷志悉衷其言此撰司天當亦從彼商搉士爲

變古之差天竺祆占之妄信宜祛別王朴發斂歐書已載獨日躔月離兩篇既爲義叟盡見是致仍闕不言殆厭其繁重故從删棄今就宋人可考之書量加詮次蓋以存其施行之舊若夫寫分擬數宅無見意無取支離

謹案地志之重尚矣五季多事之秋一彼一此十國帝制自爲不常建置謂宜悉意明徵俾提封畫一而諸家地理之書此焉多略歐史職方一考部居未審河北秦州失書而晉遼之戰績不彰嶺南辯化一郡以唐宋之地分列惠州避諱當時無是安陵改屬重出爲繁凡茲一切更僕難終固不獨總舉諸州後明改革爲自創也

今薛史郡縣既已闕文元托克托總裁宋史才識不長不能如長孫無忌撰隋書地志兼詳南北紛更將何以周知地域乎今於宋人輿地書凡經
天府所著錄者咸加審正參取羣史志例綜述此考雖復瓜分豆剖貴令來者指掌可圖

謹案唐太宗御撰晉書所采滿家宋文帝詔注三國何止百種豈日用廣異聞蓋乃勤於取證歐陽自言求之傳記而文字殘缺不知五代以來譜牒之徒衆矣其軼時時見於他說而歐陽特未暇及耳今惟唐宋諸正史備列學官承學宜所伏膺非如劉宋范書未行可資松

之揚搉又有書雖兩家文無異致者如册府元龜間同會要成章馬令南唐多采歐史全製因文芟削何費鈔胥餘自公私傳記旁及金石文章稗官遇一言之確佚篇得類書而存皆原歐陽雅意用助起予其書迄於南宋特明限斷若夫小家珍説膚受無徵必切引繩弗疑視聽以兹壹志進求爲歐史之功臣退不失爲羣書之益友庶幾確論詎襲陳言凡所稽合發揮得若干事并

近人所撰五代史考異五代史纂誤補諸附

欽定二史考證後云

（是書校字正文以殿本元槧本為準衍文複文省文脫文俱從其舊注文二史異同及諸書互異者各從原本諸書刊誤係官版從原本鈔本轉寫譌脫者互勘文義可正者正）

之駁文不可解而又無取
證者仍之全不闕文仍之

欽定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 薛居正以宰相監修是書衆手所成故有文字繁冗

之病金章宗朝廢而不行元明以
來傳本湮沒乾隆癸巳開四庫館
特命儒臣于永樂大典散編中亟加裒輯欽
睿裁與歐書並列二十四史屢蒙
聖製詩褒美其事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具述其詳

新五代史七十五卷 歐陽修撰當時稟藏私家修身後敕取其書付國子監官爲刊印金

章宗朝詔學官止用歐史
本朝薛史復出仍
命與歐史並
行俱列正史

歐史原注 徐無黨注散見本書各條下寥寥數語以發明書法爲宗後人每謂歐史于五代時禮樂

刑政典章制度闕焉不詳多議作注以補之而卒無成
書由于薛史久佚無從考信故也康熙間崑山徐炯嘗

爲注秀水朱彝尊作序盛相推許實則僅成帝紀不傳于世文勤曾於浙中購得刊本知非完書朱亦自言欲注未成屢見曝書亭集茲得朱手稾于七百餘條大約採通鑑冊府元龜太平御覽玉海文獻通考諸書其小者不過九國志十國春秋馬陸南唐書之類由其末見薛史不足稱備又所採兼及元明以後人書亦無限斷惟閩粤暨朔間爲朱遊蹟所經金石尚存堪資掇取今悉入注併他家金石有據者備採焉

歐史彭注

大意以薛史爲宋初官撰書于五代見聞較近又當時上承唐典下開宋制莫備于武英殿官刊五代會要一書是以全採欽定薛史及會要二書爲正注一字不遺蓋注歐實以存薛使二史並行合爲完璧其他所採書專以宋人爲斷併宋文集凡二百七十餘種而元明以後書皆不闌入文勤著例則所謂引諸家之論以辨是非參諸書之文以訂訛異傳所有之事以詳委由傳所無之事以補闕遺傳所有之人以核生平傳所無之人以徵同類皆裴松之注三國志遺意惟松之去取自由較易爲力茲則以書注書不以已意增損一字視裴注爲尤難耳

五代史記目錄

本紀

第一卷

列傳

太祖文惠皇后王氏　元貞皇后張氏

陳昭儀　李昭容

末帝妃張氏　妃郭氏

太祖子友裕　友珪

友璋　友雍

友徽　友孜

友文　兄全昱

全昱子友諒　友能

友誨　兄存子友寧

友倫

第十四卷

唐太祖家人傳第二

第十九卷

周太祖家人傳第七

唐臣傳第十三

周德威　苻存審

史建瑭 子匡翰　王建及

元行欽　安金全

袁建豐　西方鄴

第二十六卷

唐臣傳第十四

苻習　烏震

孔謙　張延朗

李嚴　李仁矩

毛璋

第二十七卷

唐臣傳第十五

朱宏昭　馮贇附　　劉延朗

康思立　　康義誠

藥彥稠

第二十八卷

唐臣傳第十六

豆盧革　　盧程

任圜　　趙鳳

義兒傳第二十四

第三十七卷

伶官傳第二十五

第三十八卷

第四十三卷

雜傳第三十一

周知裕　陸思鐸

第四十六卷

雜傳第三十四

趙在禮　霍彥威

房知溫　王晏球

安重霸　王建立

康福　郭延魯

第四十七卷

雜傳第三十五

華溫琪　萇從簡

第四十八卷
雜傳第三十六

第四十九卷
雜傳第三十七

考

第七十二卷

四夷附錄第一

第七十三卷

四夷附錄第二

第七十四卷

四夷附錄第三

徐無黨曰凡諸國名號梁本紀自封梁王以後始稱梁唐本紀自封晉王以後始稱晉自建國號唐以後始稱唐各從其實也自傳而下於末封王建國之前或稱梁稱晉稱唐者史官從後而追書也唐嘗稱晉而石敬瑭又稱晉李昪又稱唐劉龑已稱漢而劉旻又稱漢王建已稱蜀而孟知祥又稱蜀石晉自爲一代不待別而可知唐漢蜀則加東南前後以別其世家梁初嘗封沛東平南唐初嘗稱齊三號當時已不顯著故皆畧而不道

五代亂世名號交雜而不常史家撰述隨事爲文要於理通事見而已覽者得以詳焉

五代史記目錄

五代史記卷第一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梁本紀第一

原注本紀因舊以爲名本原其所始起而紀次其事與時也即位以前其事詳原本其所以自來故曲而備之見其起之有漸有暴也即位以後其事略居尊任重所責者大故所書者簡惟簡乃可立法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宋州碭山午溝里人也其父誠五代史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諱晃本名溫宋州碭山人其先舜司徒虎之後高祖黯曾祖茂琳祖信父誠帝即誠之第三子母日文惠王皇后以唐大中六年歲在壬申十月二十一日夜生于碭山縣午溝里是夕所居廬舍之上有赤氣上騰里人望之皆驚奔而來日朱家火發矣及至則廬舍儼然既入

隣人以誕孩告衆咸異之　五代會要梁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諱晃追冊文穆皇帝第三子母曰文惠皇后王氏唐大中六年十月二十一日生于單州碭山縣以其日爲大明節　通鑑注開平二年梁改翰林承旨爲翰林卒旨以廟諱誠避嫌諱也　拔採異聞錄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爲武乃知亦有所自今北人語多曰武朱溫父名誠以戊類成字故司天詔之耳　東軒筆錄朱高祖父名誠至今京師呼城外有州東州西州南州北而韋城相城胙城等縣但呼韋縣相縣胙縣是也　雲麓漫鈔城避朱梁諱改曰州如東都州南州北州是也　齊東野語梁太祖父烈祖名誠遂改城曰牆

以五經教授鄉里生三子曰全昱存溫原注變諱某書名義在稱王注中誠卒三子貧不能爲生與其母傭食蕭縣人劉崇家五代史昆仲三人俱未冠而孤母攜養寄于蕭縣人劉崇之家帝既壯不事生業以雄勇自負里人多厭之崇以其傭惰每加譴杖惟崇母自幼憐之親爲櫛髮嘗誡家人曰朱三非常　也汝輩當善待之家人問其故答曰我嘗見其熟寐　次化爲一

赤蛇然衆亦未之信也北夢瑣言梁祖宋州碭山縣午溝里人本名溫賜名全忠建國後改名晃家世爲儒祖信父誠皆以教授爲業誠蚤卒有三子俱幼母王氏攜養寄于同縣人劉崇家昆弟之中唯溫狡猾無行崇母撫養之崇弟兄嘗加譴杖一日偷崇家釜而竊爲崇追回崇母遮護以免扑責善逐走鹿往往及而獲之又崇母常見其有龍蛇之異全昱無他材能然爲人頗長者存溫勇有力清異錄梁祖自初起每令左右持大赤旗緩急之際用以揮軍祖自目爲火龍標而溫尤兇悍唐僖宗乾符四年黃巢起曹濮存溫亡入賊中巢攻嶺南存戰死巢陷京師以溫爲東南面行營先鋒使攻陷同州以爲同州防禦使通鑑中和二年正月黃巢以朱溫爲同州刺史令溫自取之二月同州刺史米誠奔河中溫遂據之平巢事蹟考中和二年三月朱溫據同州又巢以其將碭山朱溫屯渭橋東是時天子在蜀諸鎮會兵討賊原注諸鎮記當時語也唐謂節

度使所治[illegible]州爲藩鎮故南赴鎮移鎮之語通鑑地理通釋梁唐晉漢周皆以藩鎮更爲帝

温數爲河中王重榮所敗平巢事蹟考巢遣朱温擊河中重榮大敗之獲糧仗四十餘船屢請益兵于巢巢中尉孟楷抑而不通温客謝瞳五代史謝瞳字子明福州人唐咸通末舉進士因留長安三歲不中第廣明初黃巢陷長安遂投跡于太祖洎居門下未嘗一日不在左右及太祖連據同州遂署右職其年秋太祖與河中交戰再不利連上章請兵于巢僞右軍都尉孟楷抑而不進瞳揣太祖有擇福意乃進說日黃家以數十萬之師値唐朝久安人不習戰因利乘便遂下兩京然始義僞號任用已失其所令將年勇冠三軍力戰于外而孟楷專務壅蔽奏章不遂下爲庸才所制無獨斷之明破亡之兆必矣況士德未厭外兵四集漕涇波注日以收復爲名惟將軍察之太祖日我意素決爾又如是復何疑哉翼日遂定策戮僞監軍使悉衆歸款于河中王重榮表瞳爲檢校屯田員外郎賜緋令奉表于蜀唐僖宗大悅召入顧問賜資甚厚以功授朝散大夫太子率更令賜紫爲陵州刺史治郡一歲改檢校右散騎常侍通

刺史在任四考頗有政績秋罷詣闕行在太祖遣人迎之龍紀二年至東京勞來彌厚賜第墅各一區錢千緡表爲亳州團練使兼太清宮副使加檢校工部尚書是年冬太祖征淮南過郡因求侍府幕表爲宣義軍節度副使充兩使留後瞳在滑十三年部內增戶約五萬益兵數千人累遷至大中大夫檢校右僕射卒于滑開平初追贈司徒

說溫曰黃家起于草莽幸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爾非有功德興王之業也此豈足與其成事哉今天子在蜀諸鎮之兵日集以謀興復是唐德未厭于人也且將軍力戰于外而庸人制之于內此章邯所以背秦而歸楚也溫以爲然乃殺其監軍嚴實自歸于河中因王重榮以降都統王鐸承制拜溫左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天子賜溫名全忠（五代史唐僖宗乾符中關東薦

饑羣賊嘯聚黃巢因之起于曹濮以饑民願附者凡數萬帝乃辭崇家與仲兄存俱入巢軍以力戰屢捷得補爲隊長唐廣明元年十二月甲申黃巢陷長安遣帝領兵屯于東渭橋是時夏州節度使諸葛爽率所部屯于櫟陽巢命帝招諭爽爽遂降于巢中和元年二月巢以帝爲東南面行營先鋒使令攻南陽下之六月帝歸長安巢親勞于灞上七月巢遣帝西拒邠岐鄜夏之師于興平所至皆立功二年二月巢以帝爲同州防禦使使自攻取帝乃自丹州南行以擊左馮翊拔之遂據其郡時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屯兵數萬糾兵諸侯以圖興復帝時與之隣封屢爲重榮所敗遂請濟師于巢表章十上爲偽左軍使孟楷所蔽不達又聞巢軍勢蹙諸校離心帝知其必敗九月帝遂與左右定計斬偽監軍使嚴實舉郡降于重榮重榮即日飛章上奏時僖宗在蜀覽表而喜曰是天賜予也乃詔授帝左金吾衛大將軍充河中行營副招討使仍賜名全忠自是率所部與河中兵士偕行所向無不克捷 平巢事蹟考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兵萬人屯武功王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李詳于華州執以徇賊使尚讓來攻而朱溫將勁兵居前敗重榮兵于西關門于是出兵陳蔡掠河中漕米數千艘

重榮選兵三萬攻溫溫懼悉盤舟沉于河舉同州降復光欲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辜且溫武銳可用殺之不祥表爲同華節度使十月以溫爲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鑑戒錄朱太祖統四鎭除中令日名溫與崔相國連搆大事崔每奏太祖忠亦遷之關東國無患矣昭宗遂勅太祖改名全忠議者曰全字人王也又在中心甚不可也近臣亦奏上方悔焉勅命既行追之勿及後果有大梁皇帝之號是時四分天下其在中心乃賜名之應也 中和三年三月拜全忠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 五代史三年三月僖宗制授帝宣武軍節度使依前充河中行營副招討使仍令候收復京闕卽得赴鎭 四月諸鎭兵破巢復京師巢走藍田七月丁卯全忠歸于宣武 五代史四月巢軍自藍關南走帝與諸侯之師俱收長安乃率部下一旅之衆仗節東下七月丁卯入于梁苑 是歲黃巢出藍田關陷蔡州節度使秦宗權叛附于巢遂圍陳州徐州時溥 原注凡稱某州某人者皆其節度使 三水小

牘陳璠者沛中之走卒也與故徐帥時溥少結軍中兄
弟之好及溥為支辟所任璠亦累遷右職黃巢之亂支
辟簡勁卒五千人命溥總之而西璠為次將溥自許昌
趨洛下璠以千人反平陰溥乃矯稱支命追兵迴於是
引師與璠合屠平陰掠圍旧而下及沛支慮其變郊勞
及解甲盛設厚賂之乃令所親諷支日軍前不安民望
見追且請公解印以厭衆心支力不能制乃率妻挈出
居大彭館溥自稱留後璠謂溥日支尚書惠及沛人若
不殺之將貽後悔溥不可璠固請與溥往復十餘翻溥
怒日自看自看璠乃詐為捕命謂之日請支行李歸闕
下支以為誠也翼日遂發璠伏甲於七里亭至則無少
長皆殺之沛人莫不流涕其後溥受朝命乃表璠為宿
州太守璠性慘酷毒殺復厚斂淫刑百姓嗟從五年貨
賄山積溥惡之乃命都將張友代璠璠怒不受命友至
處別第以侯璠出璠夜卒麾下五百人閣友遲明友自
領驍果百餘人突之璠潰與十餘人騎走出數十里從
騎皆亡璠棄馬徵服乞食於野野人有識之者執以送
友繫之馳白溥溥命斬之於部璠本纔悍又朴不知書
臨刑忽索筆賦詩日積玉堆金官又崇禍來侯忽變成
空五年榮貴今何在不異南柯一夢中時以為鬼代作

也爲東南面行營兵馬都統會東諸鎮兵以救陳陳州刺史趙犨亦乞兵于全忠溥雖爲都統而不親兵五代史是時帝年三十有二時蔡州刺史秦宗權與黃巢餘孽合從肆虐共圍陳州久之僖宗乃命帝爲東北面都招討使時汴宋連年阻饑公私俱困帑廩皆虛外爲大敵所攻內則驕軍難制交鋒接戰日甚一日人皆危之惟帝銳氣益振是歲十二月帝領兵于鹿邑與巢衆相遇縱兵擊之斬首二千餘級乃引兵入亳州因是兼有譙郡之地四年全忠乃自將救犨率諸鎮兵擊敗巢將黃鄴尙讓等犨以全忠爲德始附屬焉是時河東李克用下兵太行渡河出洛陽與東兵會擊巢巢已敗去全忠及克用追敗之于鄆城巢走中牟又敗之于王滿巢走封邱又大敗之巢挺身東走至泰山狼虎谷爲時溥追兵所

殺 五代史四年春帝與許州田從異諸軍同收瓦子寨殺殺賊數萬衆是時帝與陳州四面賊寨相望驅擄編氓殺以充食號爲舂磨寨帝分兵萬撲大小凡四十戰四月丁巳收西華寨賊將黃鄴單騎奔陳帝乘勝追之鼓噪而進會黃巢逝去遂入陳州刺史趙犨迎馬前俄聞巢黨尚在陳北故陽壘帝遂迴歸大梁是時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奉僖宗詔統騎軍數千同謀破賊與帝合勢于中牟北邀擊之賊衆大敗于王滿渡多束手來降時賊將霍存葛從周張歸厚張歸霸皆匍匐于馬前悉宥而納之遂逐殘寇東至冤句五月甲戌帝與晉軍振旅歸汴館克用于上源驛既而備犒宴之禮克用乘醉任氣帝不平之是夜命甲士鬪而攻之會大雨雷電克用因得于雷光中踰垣逝去惟殺其部下數百人而巳六月陳人咸解閭之惠爲帝建生祠堂于其郡是歲黃巢雖殘而蔡州秦宗權繼爲巨孽有衆數萬攻陷鄰郡殺掠吏民居害之酷甚與賊帝患之七月遂與陳人共攻蔡賊千溉水殺數千人 北夢瑣言黃巢自長安逝歸與其衆屯於陳蔡間溉河下寨連絡號入山營於時蔡州秦宗權憚之巢以城降之時既饑乏野無所掠唯捕人爲食肉盡繼之以骨或碓搗或磑磨咸用充饑天

兵四合巢軍不利其黨駭散頻爲雷電大雨淹浸其營乃與妻孥昆弟奔于大山狼虎谷爲外甥林言斬首送徐州時溥下裨將李師銳函首送成都行在也金華子雜編黃巢本王仙芝賊中判官仙芝既死賊衆戴之爲首遂日盛橫行於中原竟陷京洛數年方滅金華子日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於君也善則歸服惡則離貳始盜賊聚於曹濮皆承平之蒸民也官吏刻剝於賦斂水旱不恤其疾餒父母妻子求養無計初則竊奪穀粟以救死命黨與既成則連衡同惡跨山壓海東逾梁宋南窮高廣列獄無城壁之險重關無百二之固蟒喙嘘天翠華狼狽而西幸豺牙爍日齊民肝腦以塗地鄗鎬淩夷往而不返矣世之淸平也搢紳之士率多矜恃儒雅高心世祿靡念文武之本尋尚輕薄之風莅官行法何嘗及治由是大綱不維小漏忘補失民有素上下相蒙百六之運既遭翻飛之變是作

九月天子以全忠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沛郡侯五代史九月已未僖宗就加帝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封沛郡侯食邑千戸文獻通考封爵之差唐制王食邑五千戸郡王國公三千戸開國郡公二千戸縣

公千五百戶縣侯千戶伯七百戶子五百戶男三百戶又有千食實封者給縑帛每賜爵遞加一級唐末及五代始有特加邑戶而罷實封之名而封侯以郡給又去縣公之名封侯以郡

光啟五代史光啟元年春蔡賊掠亳潁二郡帝帥師以救之遂東至于焦夷敗賊衆數千生擒賊將殷鐵林梟首以徇軍而還三月僖宗自蜀還長安改元光啟四月戊辰就加帝檢校太保增食邑千五百戶十二月河中太原之師逼長安觀軍容使田令孜奉僖宗出幸鳳翔

二年三月進爵王五代史二年春蔡賊益熾時唐室微弱諸道州兵不爲王室所用故宗權得以縱毒連陷汝洛懷孟唐鄧許鄭圓幅數千里殆絕人煙惟宋亳滑潁僅能閉壘而已帝累出兵與之交戰然或勝或負人甚危之三月庚辰僖宗降制就封帝爲沛郡王是月僖宗移幸興元五月嗣襄王熅僭即帝位于長安改元爲建貞遣使齎僞詔至汴帝命焚之于庭未幾襄王果敗七月蔡人逼司州節度使鹿晏宏使來求救帝遣葛從周等率師赴援師未至而城陷晏宏爲蔡賊所害

義成軍亂逐其節度使安師儒推牙將張驍爲留後師儒來奔殺之遣

朱珍李唐賓陷滑州以胡眞爲留後五代史十一月滑州節度使安師儒以怠于軍政爲部下所殺帝聞之乃遣朱珍李唐賓襲而取之由是遂有滑臺之地　又胡眞江陵人也體貌洪壯長七尺善騎射少爲縣吏及在巢寇中寇推爲名將隨巢涉淮浙陷許洛入長安及太祖以衆歸唐眞時爲元從都將從至梁苑表授檢校刑部尚書頻從破巢蔡于陳鄭閒尋以奇兵甄取滑州乃署爲滑州節度留後復表爲鄭滑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數年徵爲右金吾衛大將軍俄拜寧遠軍節度使容州刺史檢校太保卒賂太傅　通鑑溫見巢兵勢日蹙知其將亡親將胡眞謝瞳勸溫歸國

十二月徙封吳興郡王五代史十二月僖宗降制就加帝檢校太傅改封吳興郡王食邑三千戶

自黃巢死蔡宗權稱帝陷陝洛懷孟唐許汝鄭州遣其將秦賢盧瑭張晊攻汴賢軍板橋晊軍北郊瑭軍萬勝環汴爲三十六柵王顧兵少不敢出原注始而稱名既而稱爵既而稱帝漸也爵至王而後稱著其

逼者乃遣朱珍募兵于東方而求救于兗鄆五代史是歲鄭州為蔡賊所陷刺史李璠單騎來奔帝宥而納之以為行軍司馬宗權既得鄭益驕帝遣裨將遷于金隄驛與賊相遇因擊之賊衆大敗追至武陽橋斬首千餘級帝每與蔡人戰于四郊既以少擊衆常出奇以制之但患師少未快其旨宗權又以已衆十倍于帝恥于頻敗乃誓衆堅決以攻夷門既而獲蔡之諜者備知其事遂謀濟師焉三年春珍得兵萬人馬數百匹以歸乃擊賢板橋拔其四柵又擊瑭萬勝瑭敗投水死宗權聞瑭等敗乃自將精兵數千柵北郊五月兗州朱瑾鄆州朱宣來赴援原注流俗本宣從王者非王置酒軍中中席王陽起如厠以輕兵出北門襲晊而樂聲不輟晊不意兵之至也兗鄆之兵又從而合擊遂大敗之斬首二萬餘級宗權與晊夜走過鄭

屠其城而去宗權至蔡復遣張晊攻汴王聞晊復來登封禪寺後岡望晊兵過遣朱珍躡之戒曰晊見吾兵必止望其止當速返毋與之鬬也已而晊見珍在後果止珍即馳還王令珍引兵蔽大林而自率精騎出其東伏大冢間晊止而食食畢拔旗幟馳擊珍珍兵小却王引伏兵橫出斷晊軍爲三而擊之晊大敗脫身走宗權怒斬晊而河陽陝洛之兵爲宗權守者聞蔡精兵皆已殲于汴因各潰去故諸葛爽將李罕之取河陽張全義取洛陽以來附五代史三年春二月乙巳承制以朱珍爲淄州刺史俾募兵于東道且慮蔡人暴其麥苗期以夏首回歸珍既至淄棘旬日之內應募者萬餘人又滑襲青州獲馬千匹鎧甲稱是乃鼓行而歸四

月辛亥達于夷門帝喜曰吾事濟矣是時賊將張旺屯
于北郊秦賢屯于販橋各有衆數萬樹柵相連二十餘
里其勢甚盛帝謂諸將曰此賊方今息師蓄銳以俟時
必來攻我況宗權度我兵少又未知珍來謂吾畏懼止
于堅守而已今出不意不如先擊之乃親引兵攻秦賢
寨將士踴躍爭先賊果不備連拔四寨斬首萬餘級時
賊衆以爲神助庚午賊將盧瑭領萬餘人于圃田北萬
勝戍夾汴水爲營跨河爲梁以扼運路帝擇精銳以襲
之是日昏霧四合兵及賊壘方覺遂突入掩殺赴水死
者甚衆盧瑭自投于河河南諸賊連敗不敢復駐皆併
在張旺寨自是蔡寇皆懷震讋往往軍中自相驚亂帝
旋師休息大行搞賞繇是軍士各懷憤激每遇敵無不
奮勇五月丙子出酸棗門自卯至未短兵相接賊衆大
敗追斬二十餘里偃仆就杭宗權恥敗益縱其虐乃自
鄭州親領突將數人逕入張旺寨其日晚大星隕于賊
壘有聲如雷辛巳兗鄆滑軍士皆來赴援乃陳兵于汴
水之上旌旗器甲甚盛蔡人望之不敢出寨翼日分布
諸軍齊攻賊寨自寅至申斬首二萬餘級會夜收軍獲
牛馬輜重生口器甲不可勝計是夜宗權旺遁去遲明
追之至陽武橋而還宗權至鄭州乃盡焚其廬舍居其

郡人而去始蔡人分兵寇陝雒孟懷許汝皆先據之因是敗也賊衆恐懼咸棄之而遁帝乃愼選將佐俾完葺壁壘爲戰守之備于是遠近流亡復歸者衆矣十月天子使來賜王紀功碑朱宣朱瑾兵助汴已破宗權東歸王移檄兗鄆誣其誘汴亡卒以東通鑑考異編遺錄八月丙午都指揮使朱珍以諸部將士日有逃逸者初未曉其端今乃知爲鄆帥朱宣因前年與我師會合討伐蔡寇賂將士驍勇僭有窺覘之心密于境上懸金帛招誘如至者皆厚而納焉積亡既多上察之且不平是事因移文追索亡者朱宣來言不遜上益怒其欺罔乃議舉兵伐之乃發兵攻之取其曹州濮州遂遣朱珍攻鄆州大敗而還十二月天子使來賜王鐵券及德政碑老學菴筆記俗說唐五代間事每每及功臣多云賜無畏其言甚鄙淺予兒時聞之每以爲笑及觀韓偓金鑾密記云面處分自此賜無畏兼賜金三十兩又云已曾賜無畏卿宜萬事皆盡言直是鄙俚之言亦無畏以此觀之無畏許之無所畏憚也

然君臣之間乃許之無所畏憚是何義理必起于唐末耳

淮南節度使高駢死楊行密入揚州天子以王兼淮南節度使王乃表行密爲副使以行軍司馬李璠爲留後璠之揚州行密不納五代史是時揚州節度使高駢爲裨將畢師鐸所害後有孫儒楊行密互相攻伐朝廷不能制乃就加帝檢校太尉兼領淮南節度使九月亳州裨將謝殷逐刺史宋衮自據其郡帝親領軍屯于太清宮遣霍存討平之帝之禦蔡寇也鄆州朱宣兗州朱瑾皆領兵來援及宗權既敗帝以宣瑾宗人[illegible]又有力于己皆厚禮以歸之宣瑾以帝軍士勇悍私心愛之甚乃于曹濮界上懸金帛以誘之帝軍利其貨而赴者衆帝乃移檄以讓之朱宣來使不遜乃命朱珍侵曹伐濮以懲其姦未幾珍伐曹州執刺史邱禮以獻遂移兵圍濮兗鄆之釁自茲而始矣十月僖宗命水部郎中王贊撰紀功碑以賜帝是月帝親帥騎數千巡師于濮上因破朱宣援師于范縣丁未攻陷濮州刺史朱裕單騎奔鄆尋爲鄆人所敗踰垣乃還十二月僖宗遣使賜帝鐵券又命翰林承旨劉崇望撰德

政碑以賜帝閏月甲寅帝詔行營司馬李璠權知淮南留後乃遣大將郭言領兵援送以赴揚州文德元年正月王如淮南至宋州而還五代史文德元年正月帝率師東赴淮海行次宋州聞楊行密已拔揚州遂還是時李璠郭言行至淮上爲徐戎所扼不克進而還帝怒遂謀伐徐是時蔡宗權陷襄州以趙德諲爲節度使德諲叛于宗權以來附天子因以王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以德諲爲副五代史二月丙戌僖宗制以帝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諸鎮之師皆受帝之節制三月庚子僖宗崩五代史三月庚子昭宗即位是月蔡人石璠領萬衆以剽陳亳帝遣朱珍率精騎數千擒璠獻以天雄軍亂因其節度使樂彥貞其子相州刺史從訓攻魏來乞兵遣朱珍助從訓攻魏而魏軍殺彥貞從訓戰死北夢瑣言王鐸落都統除滑州節度尋罷鎮以河北安靜於楊全玖有舊避地浮陽與其幕客

從行告朝中士子及過魏樂彥貞禮之甚至鐸之行李
甚修從客侍姬有輩下昇平之故態彥貞有子曰從訓
素無頗愛其車馬姬妾以問其父之慕客李山甫以咸
通中素舉不第尤私憤于中朝貴達因勸從訓圖之伺
鐸至甘陵以輕騎數百盡掠其橐裝姬僕而還賓客皆
遇害及奏朝廷云得貝州報某日殺卻一人姓王名令
公其兇誕也如此彥禎
父子尋為亂軍所殺

魏人立羅宏信珍乃還

五代史
四月戊
長魏博樂彥禎失律其子從訓出奔相州使來乞師帝
遣朱珍領大軍濟河連收黎陽臨河二邑既而魏軍推
小校羅宏信為帥宏信既立遣使
送欸于汴帝優而納之遂命班師

張全義取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奔于河東李克用遣兵圍河陽全義來求救遣丁會牛存節救之擊敗河東兵于沇河

五代史是月
河南尹張全
義襲李罕之于河陽克之罕之單騎出奔因乞師于大
原李克用為發萬騎以援之罕之遂收其眾借晉軍合
勢急攻河陽全義危急遣使求救于汴帝遣丁會牛存
節葛從周領兵赴之大戰于溫縣晉人與罕之俱敗于

是河橋解圍全義歸于河陽因以丁會爲河陽留後

五月

五代史五月己亥昭宗制以帝檢校侍中增食邑三千戸戊辰詔改帝鄉錦衣里曰沛王里

帝行營討蔡州圍之百餘日不克

五代史是月帝以兼有洛孟之地無西顧之患將大整師徒畢力誅蔡會蔡人趙德諲舉漢南之地以歸于朝廷且遣使送欵于帝仍誓戮力同討宗權帝表其事朝廷因以德諲爲蔡州四面副都統又以河陽保義義昌三節度爲帝行軍司馬兼糧料應接至是帝領諸侯之師會德諲以伐蔡賊于汝水之上遂薄其城五日之內樹二十八寨以環之蓋象列宿之數也時帝親臨矢右一日飛矢中其左腋血濆單衣顧謂左右日勿洩九月以糧運不繼遂班師

是時時溥已爲東南面都統又以王統行營而溥猶稱都統王乃上書論溥討蔡無功而不落都統且欲激怒溥以起兵端初高駢死淮南亂楚州刺史劉瓚來奔納之及王兵攻蔡不克還欲攻徐乃遣朱珍將

兵數千以東聲言送瓚還楚州溥怒論巳又聞珍以兵來果出兵拒之珍戰于吳康大敗之取其豐蕭二縣遂攻宿州下之珍屯蕭縣別遣龐師古攻徐州五代史是時帝知宗權殘孽不足爲患遂移兵以伐徐十月先遣朱珍領兵與時溥戰于吳康鎭徐人大敗連收豐蕭二邑溥攜散騎馳入彭門帝命分兵以攻宿州刺史張友攜符印以降既而徐人閉壁堅守遂命龐師古屯兵守之而還是月蔡賊孫儒攻陷揚州自稱淮南節度使龍紀元年正月師古敗溥于呂梁淮西牙將申叢執秦宗權折其足將檻送京師別將郭璠殺叢篡宗權以來獻王遣行軍司馬李璠獻俘于京師表郭璠淮西留後五代史龍紀元年正月龐師古攻下宿遷縣進軍于呂梁時溥領軍二萬晨壓師古之軍而陣師古促戰敗之斬首二千餘級溥復入于彭門二月蔡將申叢遣使來告縛秦宗權

于帳下折其足而囚之矣帝即日承制以叢爲淮西留後未幾叢復爲都將郭璠所殺是月璠執宗權來獻帝遣行軍司馬李璠牙校朱克讓檻送于長安既至昭宗御延喜樓受俘即斬宗權于獨柳樹下 唐會要龍紀元年二月汴州行軍司馬李璠檻送秦宗權并妻趙氏上御延喜門受俘百僚稱賀於樓前以之徇市告社廟斬於獨柳樹 北夢瑣言黃巢破後蔡州秦宗權繼爲反逆兵力强銳又復稱僭山東諸郡苦之十年之間屠膾生聚汴帥朱全忠盡節禦之宗權爲部將申叢擒而折足囚縛朱全忠具表檻送至京京兆尹孫揆率府縣吏閱之宗權即檻中舉首曰宗權非反也大尹哀之觀者因以爲笑 報應記唐內臣姓楊忘其名復恭之弟也陷秦宗權鹿宴洪劉巨容賊內二十餘年但讀金剛經雖在城中未嘗廢會宗權男爲襄陽節度使楊爲監軍使楊因人心危懼遂誘麾下將趙德言攻殺宗權男發表舉德言爲節度使由是軍府稍定民復舊業矣楊於課誦之功益加精勵一嘗就牙門外柳樹下焚香課誦之次欻有金字金剛經一卷自空中飛下楊拜捧而立誦震駭心目得非信受精虔獲此善報也故陷於賊黨二十年間終能梟巨盜立殊勳克保福祿蓋佛之冥祐也

三月天子封王爲東平王五代史蔡州平昭宗詔加帝食實封一百戶賜莊宅各一區三月又加帝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進封東平王賞平蔡之功也七月朱珍殺李唐賓主如蕭縣執珍殺之遂攻徐州冬大雨水不能屯軍而旋初秦宗權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是歲宗衡爲其將孫儒所殺儒攻楊行密于揚州淮南大亂行密走宣州儒入揚州大順元年春遣龐師古攻孫儒于淮南大敗而還四月宿州將張筠復歸于時溥王自將攻之不克五代史大順元年四月丙辰宿州小將張筠逐刺史張紹光擁衆以附時溥帝率親軍討之殺千餘人筠遂堅守乙卯時溥出兵碭山縣帝遣朱友裕以兵襲之敗徐軍三千餘衆獲沙陁援軍石君和等三十人斬于宿州城下六月辛酉淮南孫儒遣使脩好于帝帝表其事請以淮南節度使授于儒焉初黃巢敗走

李克用追之至于冤朐不及而旋過汴駐軍于北郊王邀克用置酒上源驛夜以兵攻之克用踰城而免訟其事于京師天子知曲在汴而和解之

通鑑考異梁太祖編遺錄甲戌并師自曹南旋師上出封邱門迎勞之克用堅請入州內上初止之乃於門外陳設次舍將安泊之克用不諾因縱蕃騎突入馳至上源驛既不可過上乃與之並轡送至驛亭是日晚備宴宴罷復張樂繼燭而飲克用酒酬使氣廣須樂妓頗恣無厭之欲又以醜言陵侮於上時蕃將皆被甲冑以衛克用上既甚不權遽洳圖之遂令都將楊彥洪潛率甲士入驛戮之時夜將半克用沈醉忽大雷雨暴至克用不覺侍人乃滅燭推於牀下藏之蕃戎與我師一鬬戰移時方敗楊彥洪中流矢而斃是時陰黑克用遇一卒背負登尉氏門因得懸縋而出乘牛行數里以投其衆餘親衛數百人皆歿之其後克用至太原以是事表訴於唐帝浙帥亦繼馳書請上與克用和解終不釋憾　又實錄甲戌李克用次汴州駐軍近郊朱全忠請館於上源驛乃以腹心三百餘自衛全忠以

克用兵從簡少大軍在遠謀害之是夜置酒宴罷以兵圍驛縱火焚之 至是宰相張濬私與汴交王厚之以賂濬爲汴請伐河東諸大臣皆以爲不可與師濬挾汴力請益堅天子不得已而許之五月以濬爲太原四面行營都統 北夢瑣言盧光啟先人伏法光啟兄弟脩飾赴舉謂親知日此乃開荒也然其立性開謹著初舉子一卷卽進取諸事皆此類也策名後揚歷臺省受知於租庸張濬一出征并汾盧每致書疏凡一事別爲一幅朝士至今歎之蓋重疊別紙自光啟始也唐末舉人不問事行文藝但勤於請謁號日精切亦皆法於光啟爾其族弟汝弼嘗爲張濬出征判官傳檄四方其略云致赤子之流離自朱耶之板蕩自謂人日天生朱耶赤子供我之筆也 王爲東南面招討使然王不親兵以兵三千屬濬而已濬屯于陰地河東叛將馮霸殺潞州守將李克恭來降遣葛從周入潞州李克

用遣康君立攻之從周走河陽九月王如河陽五代史
辛未昭
宗命帝爲宣義軍節度使充河東面行營招討使時
朝廷宰臣張濬將兵討大原故也入月甲寅昭義都將
馬霸殺沙陀所署節度使李克恭來降帝請河陽節度
使朱崇節爲潞州留後戊辰李克用自率蕃漢步騎數
萬以圍潞州帝遣葛從周率驍勇之士夜中銜枚犯圍
而入于潞九月王寅帝至河陽遣都將李讜引軍趨澤
潞行至馬牢川爲晉人所敗帝又遣朱友裕張全義率
精兵至澤州北以爲應援既而崇節從周棄潞來歸戊
申帝廷責諸將敗軍之罪斬李讜李重允以銜遂班師
焉　通鑑攻異編遺錄八月甲寅馮霸殺李克恭來降
上請河陽師朱崇節領兵入潞乘充留後戊辰李克用
圍之上遣葛從周率驍勇夜銜枚斫營寨入上黨以壯
潞人之心　又舊紀實錄皆云從周權知留後又汴人
圍澤州呼李罕之云葛司空巳入潞州李存孝圍潞州
呼城上人云葛僕射可歸大梁似從周實爲留後也然
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云帝請以河陽節度使朱崇
節爲潞州留後實錄明年五月以前昭義節度使朱崇
節爲河陽節度按河陽自解張全義圍以來常附屬於

汴朱全忠以部將丁會張宗厚等爲之留後非一人崇節蓋亦汴將爲河陽留後全忠使權昭義留後既不能守復歸河陽耳諸書因謂之節度使蓋誤也從周但與崇崇節共守潞州以共名著故外人但稱從周不數崇節也又編遺錄八月遣從周入上黨九月壬寅上往河陽令李讜救應朱崇節又命朱友裕張全義簡精銳進屯於澤州北應援取崇節從周以歸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九月壬寅朔上至河陽遣李讜引軍趨澤爲晉人所敗而帝又遣朱友裕張全義率精兵至澤州北以爲應援既而崇節從周棄潞來歸戊申帝斬李重裔遂班師按讜等初圍澤州時讜城上人云張相公圍太原葛司空已入潞府是當時南兵方盛非孫揆就擒從周棄潞州之後也故置於此

十月天子以王兼宣義軍節度使遂如滑州假道于魏以攻河東且責其罪須亦所以怒魏爲兵端也魏人果以謂非兵所當出而辭以糧乏皆不許于是攻魏十一月張濬之師大敗于陰地二年正月王及

魏人戰于內黃大敗之屠故元城羅宏信來送款五代史十月乙酉帝自河陽赴滑臺時奉詔將討太原先遣使假道于魏魏人不從先是帝遣行人雷鄴告糴于魏既而為牙將所殺羅宏信懼故不敢從命遂通好于太原十二月辛丑帝遣丁會葛從周率衆渡河取黎陽臨河又令龐師古霍存下淇門衛縣帝徐以大軍繼其後二年春正月魏軍屯于內黃丙辰帝與之接戰自內黃至永定橋魏軍五敗斬首萬餘級羅宏信懼遣使持厚幣請和帝命止其焚掠而歸其俘宏信繇是感悅而聽命焉乃收軍屯于河上十月克宿州五代史八月己丑帝遣丁會急攻宿州刺史張筠堅守其壁會乃率衆于州東築堰壅汴水以浸其城十月壬午筠遂降宿州平十一月曹州將郭紹賓殺其刺史郭饒來降五代史十一月丁未曹州裨將郭紹賓殺刺史郭饒舉郡來降是月徐將劉知俊率衆二千來降自是徐軍不振十二月丁會敗朱瑾于金鄉五代史十二月兖州朱瑾領軍三萬寇單父帝遣丁會領大軍襲敗之于金鄉界殺二萬餘衆瑾單馬遁去

景福元年二月攻鄆州前軍朱友裕敗于斗門王軍後至又敗而還

五代史景福元年正月遣丁會于兗州界徙其民數千戶于許州二月戊寅帝親征鄆先遣朱友裕屯軍于斗門甲申次衛南有飛烏止于峻堞之上鳴噪甚厲副使李璠曰將有不如意之事是夜鄆州朱宣率步騎萬人襲朱友裕于斗門友裕拔軍南去乙酉帝晨救斗門不知友裕之退前至斗門者皆爲鄆人所殺帝追襲鄆人至瓠河不及遂頓兵于村落間時朱宣尙在濮州丁亥遇朱宣率兵將歸于鄆遂來衝緊帝策馬南馳爲賊所追甚急前後浚溝躍馬而過張歸厚援稍力戰于其後乃免時李璠與都將數人皆爲鄆軍所殺五月丙午遣朱克讓率衆暴兗鄆之麥

北夢瑣言梁祖親征鄆州軍次衛南時築新壘土工畢因登眺其上見飛烏止於峻堞之間而噪其聲甚厲副使李璠曰是烏烏也將有不如意之事其前軍朱友裕爲朱宣掩撲拔軍別去我軍不知因北行遇朱宣軍來迎梁祖策馬南走入村落間爲賊所迫前有溝坑頗極深廣谷遽之際忽見溝內蜀黍稈積以爲道正在馬前遂騰躍而過因獲免焉副使李璠都將高行思爲賊所

殺張歸厚爲殿騎援戈力戰僅得生還被十四五箭乃知衛南之烏先見之驗也冬友裕取濮州遂攻徐州五代史十一月遣朱友裕率兵攻濮州下之擒刺史邵儒以獻濮州平遂命移軍伐徐州二年四月龐師古克徐州殺時溥王如徐州以師古爲留後五代史二年四月丁丑師古下彭門梟時溥首以獻　通鑑考異唐太祖紀年錄四月澤州李罕之上言懷孟降人報汴將龐師古於今月八日攻陷徐州徐帥時溥舉族皆沒溫既下徐方詐請朝廷命帥昭宗乃以兵部尚書孫儲爲徐帥既而溫以他詞斥去自以其將鎮之遂攻兗鄆五代史八月帝遣龐師古移兵攻兗駐于曲阜與朱瑾屢戰皆敗之十二月師古遣先鋒葛從周引軍以攻齊州刺史朱威告急于兗鄆既而朱宣以援兵至遂固其壘乾寧元年二月王及朱宣戰于漁山大敗之五代史乾寧元年二月帝親領大軍由鄆州東路北次于魚山朱宣覘知即以兵逕至且圖速戰帝整軍出寨時宣瑾已陣于前須臾東南風大起我軍旌旗失次甚有懼色即令騎士揚鞭呼嘯俄而

西北風驟發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帝因令縱火既而烟
焰亘天乘勢以攻賊陣宣瑾大敗殺萬餘人餘衆擁入
清河因築京觀于魚山之下駐軍數日而還　北夢瑣
言梁祖圖霸之初壽州刺史江彥溫以郡歸我乃遣親
吏張從晦勞其勤而從晦無賴酒酣有飲徒何藏耀者
與之偕甚昵每事誤稟從晦致命於郡彥溫大張樂邀
不至乃與藏耀食於主將家彥溫果疑恐曰汴王謀我
矣不然何使者之如是也乃殺其主將連誅數十人而
以狀白其事既而又疑懼曰訴其心腹亡我族矣乃自
縊而死梁祖大怒按其事腰斬從晦留藏耀裂其禁械
斬於壽春市　二年八月又敗宣于梁山十一月又敗之于鉅
野兗鄆求救于河東李克用發兵救之假道于魏既而
魏人擊之克用怒大舉攻魏羅宏信來求救遣葛從周
救魏是歲李克用封晉王　五代史二年正月癸亥遣朱友恭帥師復伐兗遂塹而圍
之未幾朱宣自鄆率步騎援糧欲入于兗友恭設伏以
敗之盡奪其餉于高吳因擒蕃將安福順安福慶二月

已酉帝領親軍屯于單父以爲友恭之援四月濠壽二州復爲楊行密所陷是時太原遣將史儼兒李承嗣以萬騎馳入于鄆朱友恭遂歸于汴八月帝領親軍伐鄆將至大仇遣前軍挑戰設伏于梁山以待之既而獲蕃將史完府奔馬數百匹朱宣脫身遁去復入于鄆十月帝駐軍于鄆齊州刺史朱瓊遣使請降瓊即瑾之從父兄也帝因移軍至兗瓊果來降未幾瓊爲朱瑾所紿掠而殺之帝即以其弟玼爲齊州防禦使十一月朱宣復遣將賀瓌柳存及蕃將何懷寶等萬餘人以襲曹州庶解兗州之圍也帝知之自兗領軍策馬先路至鉅野南追而敗之殺戮將盡生擒賀瓌柳存何懷寶及賊黨三千餘人是日申時狂風暴起沙塵涕湧帝曰此乃殺人未足耳遂下令盡殺所獲囚俘風亦止焉翼日縶賀瓌等以示于兗帝素知瓌名乃釋之惟斬何懷寶于兗城之下乃班師十二月葛從周領兵復伐兗既至與朱瑾戰于壘下殺千餘級擒其將孫謨銜已下二十人遂旋師

三年

五代史三年正月河東李克用既破邢州欲謀爭霸乃遣蕃將張汚落以萬騎蒹于河北之莘縣聲言欲救兗鄆魏博節度使羅宏信患之使來求援二月帝領親軍屯于單父會寒食帝乃親拜文穆皇帝陵于

碭留縣午溝里四月辛酉河東泛漲將壞滑城帝令決隄岸以分其勢爲二河夾滑城而東爲害滋甚是月帝遣許州刺史朱友恭領兵萬人渡淮以便宜從事時黃鄂二州累遣使求援故有是行五月戰于洹水擒克用子落落送于魏殺之五代史五月命葛從周統軍屯于洹水以備蕃軍六月李克用帥蕃漢諸軍營于斥邱遣其男落落將鐵林小兒三千騎薄于洹水從周與戰大敗之生擒落落以獻克用悲駭請脩舊好以贖其子帝不許遂執落落送于羅宏信斬之越七日我軍還屯陽留以伐鄆八月復壁于洹水七月鳳翔李茂貞犯京師天子出居于華州王請以兵赴難天子優詔止之又請遷都洛陽不許五代史是時昭宗幸華州遣使就加帝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四年正月龐師古克鄆州王如鄆州以朱友裕爲留後遂攻兗州朱瑾奔于淮南以葛從周爲兗州留後五代史四年正月帝以洹水之師大舉伐鄆辛卯營于濟水之

次龐師古令諸將撤木爲橋乙未夜師古以中軍先濟聲振于鄆朱宣聞之棄壁夜走葛從周逐之至中都北擒宣并其妻男以獻尋斬汴橋下鄆州平乙亥帝入鄆以朱友裕爲鄆州兵馬留後時帝聞兗州朱瑾與史儼兒在豐沛間搜索糧饋惟留康懷英以守兗州帝因乘勝遣葛從周以大軍襲兗懷英聞鄆失守俄又我軍大至乃出降朱瑾史儼兒遂奔淮南兗海沂密等州平乃以葛從周爲兗州留後五月丁丑朱友恭遣使上言大破淮寇于武昌收復黃鄂二州八月陝州節度使王珙遣使來乞師是時珙弟珂實爲蒲帥迭相憤怒日尋干戈而珙兵寡故來求援帝遣張存敬楊師厚等領兵赴陝既而與蒲人戰于猗氏大敗之　通鑑考異梁太祖實錄四年正月復以洹水之師大舉伐鄆十五日辛卯營其西南河外龐師古命諸將撤木爲橋以圖宵濟癸巳前軍以心膂百人盜決河口甲午浮橋集水次乙未夜師古中軍先濟聲振壁內朱宣聞之弃壁走　又編遣錄四年正月己卯朱宣兵少糧盡不敢出戰然深溝高壘難越也從周師古乃取清河內小舟採野葛草芽索之以爲巨纜乃於其古橋南建浮橋丙申功就我師渡橋朱宣奔遁

九月攻淮南龐師古

出清口葛從周出安豐王軍屯于宿州楊行密遣瑾先擊清口師古敗死從周亟返兵至于渒河瑾又敗之王懼馳歸五代史九月帝以兖鄆既平將士雄勇遂大舉南征命龐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師直趨清口葛從周以兖鄆曹濮之衆徑赴安豐淮人遣朱瑾領兵以拒師古因決水以浸軍遂爲淮人所敗師古殁焉葛從周行及濠梁聞師古之敗亦命班師

光化元年五代史光化元年正月帝遣葛從周統諸將畧地于山東遂于邢洺攻

三月天子以王兼天平軍節度使五代史三月昭宗以帝兼領天平軍節度使餘如故

四月遣葛從周攻晉之山東取邢洺磁三州五代史四月滄州節度使盧廷彥爲燕軍所攻棄城奔下魏魏人送于汴是月帝以大軍至鉅鹿屯于城下敗晉軍萬餘衆于青山口俘馬千餘匹丁卯遣從周分兵攻洺州斬刺史邢善益擒將五十餘人五月已巳邢州刺史馬師素棄城遁去辛未磁州刺史袁奉滔自到而死五日之內連下三州因以葛從周兼邢州

昭義軍節度使留後帝遂班師襄州趙匡凝自其父德諲時來附匡凝又與楊行密李克用通而其事泄七月遣氏叔琮康懷英攻匡凝取其唐隨鄧三州會三異校定曰三異案唐書地理志唐州天祐三年朱全忠徙治泌陽表更乞泌州則是天祐二年唐州舊名猶在至三年始更爲泌光化之初未常有泌州之名今書爲泌則誤也匡凝請和乃止五代史是時襄州節度使趙匡凝聞帝軍有淸口之敗密附于淮夷七月帝遣氏叔琮率師伐之未幾泌州刺史趙璠越牆來降隨州刺史趙匡琳臨陣就擒十二月李罕之以潞州來降二年五代史二年正月淮南楊行密舉全吳之衆精甲五萬以伐徐州帝領大軍禦之行密聞帝親征乃收軍而退幽州劉仁恭攻魏羅紹威來求救王救魏敗仁恭于內黃五代史時幽州節度使劉仁恭大舉燕漢兵號十萬以伐魏魏遂攻陷貝州州民萬餘戶無少長悉屠之進攻魏州魏人來乞師帝遣朱友倫張存敬李思安等

先屯于內黃帝遂親征三月與燕軍戰于內黃北燕軍大敗殺二萬餘衆奪馬二千餘匹擒都將單無敵已下七十餘人通鑑單可及幽州與作揮軍無數是月葛從周自山東領其郡衆馳以救魏翼日乘勝諸將張存敬以下連破入寨遂逐燕軍北至于臨清擁其殘寇于御河溺死者甚衆仁恭奔于滄州

四月遣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五代史六月帝表丁會爲潞州節度使以李罕之疾亟故也又遣葛從周由固鎮路入于潞州以援丁會

七月李克用取澤潞五代史戊戌晉人陷澤州帝遣召葛從周于潞留賀德倫以守之未幾德倫爲晉人所逼遂棄潞而歸絳是潞州復爲晉人所有

七月五代史七月壬辰朔海州陳漢賓擁所部三千奔于淮南

十一月保義軍亂殺其節度使王珙推其牙將李璠爲留後其將朱簡殺璠來降以簡爲保義軍節度使五代史十一月陝州都將朱簡殺留後李璠自稱留後送款于帝

三年四月遣葛從周攻劉仁恭之滄州取其德州及仁恭戰于老

鵶隄大敗之五代史三年四月遣葛從周以兗鄆滑魏之師伐滄州五月庚寅攻德州拔之梟刺史傅公和于城上己亥進攻浮陽六月燕帥劉仁恭大舉求援從周與諸將逆戰于乾寧軍老鵶隄大破之殺萬餘衆俘其將佐馬愼交已下百餘人既而以連雨遂班師

八月晉取洺州王如洺州復取之五代史八月河東遣李進通襲陷洺州執刺史朱紹宗帝遣葛從周自鄴縣渡漳水屯于黃龍鎮親領中軍涉洺而寨晉人懼而宵遁洺州復平　通鑑攷異編遺錄八月中云前月二十五日上於毬場亭土忽有大風占者曰賊風果於是時李進通領蕃寇出攻洺州　又七月二十五日李進通領蕃寇出并州來攻洺州八月乙丑發大軍救應之上尋亦自領衛軍相繼北征翼日達滑臺軍前馳報洺州已陷刺史朱紹宗因踰堞墮而傷足爲賊所擒

是時鎮定皆附于晉遂攻鎮州破臨城王鎔來送欵進攻定州王郜奔于晉其將王處直以定州降五代史九月帝以仁恭進通之入寇也皆繇鎮定爲其囊橐卽以葛從周爲上將以伐鎮州遂

攻下臨城渡滹沱以環其城帝親領軍繼至鎮帥王鎔懼納質請盟仍獻文繒二十萬以犒戎士帝許之十月晉入以帝宿兵于趙遂南下太行急攻河陽留後侯言與都將閻寶力戰固守僅而獲全十一月以張存敬為上將自甘陵發軍北侵幽薊連拔瀛莫二郡遂移軍以攻中山定帥王郜以精甲二萬戰于懷德亭盡殪之郜懼奔于太原遲明大軍集于城下郜季父處直持印鑰乞降亦以繒帛三十萬為獻帝即以處直代郜領其鎮焉是月燕人劉守光赴援中山寨于易水之上繼為康懷英張存敬等所敗斬獲甚衆繇是河朔知懼皆彈伏焉

唐宮者劉季述作亂天子幽于東宮五代史是歲唐左軍中尉劉季述幽昭宗于東宮內立皇子德王裕為帝仍遣其養子希度來言願以唐之神器輸于帝帝時方在河朔聞之遽還于汴大計未決會李振自長安使迴因言于帝曰夫豎刁伊戾之亂所以資霸者之事也今迴閹豎幽辱天子王不能討無以令諸侯帝悟因請振復使于長安與時宰潛謀反正 通鑑考異編遺錄上雖聞其事未知摭實但懷憤激丁未上離定州軍前十二月戊辰達大梁欲潛謀反正乃遣李振偵視其事振迴益詳其宜也

尋馳蔣元暉與崔允密圖大義　又唐補紀自監國居
位將及五旬賤表不來朝野驚虞亢旱時多虹蜺背璚
崔允覬其不祥便謀內變潛行書檄於闕外播揚辭舌
於街衢朱全忠封崔允機書并手札等與季述云彼已
翻覆早宜別圖無何季述以此書示於崔允日比來同
匡社稷却爲闕亂藩方不審相公何至於此允唯云無
此事遺人反圖刻蠟僞名自古乃有軍容若行怪怒則
乞俯存家族季述乃與言誓相保始終允其夜便致書
謝全忠云昨以丹誠諮撓尊聽却崇封示左軍劉公其
人已知意旨令日與允設盟不相損害然遠託令公爲
主方應保全兼送女僕二人細馬兩匹全忠覽書大訴
日劉季述我與伊同王事十二三年兄弟之故特令報
渠不能自謀却示崔相道我兩頭三面直是難容我若
不殺此公不姓朱也乃擲於地因其使者走一健步直
申崔公從茲與
大梁同謀大事

天復元年正月護駕都頭孫德昭誅季述天子復立封王爲梁王

五代史天復元年正月乙酉朔唐宰相崔允潛使人以帝
密旨告于侍衛軍將孫德昭已下令誅左右中尉劉季
述王仲先等郎時迎昭宗于東內御樓反正癸巳降旨

進封帝爲梁王酬反正之功也昭宗之廢也汴之邸吏程巖牽昭宗衣下殿帝聞之召巖至汴折其足送于長安杖殺之　五代會要

天復元年正月封梁王遣張存敬攻王珂于河中出舍山下晉絳二州王珂求救于晉晉不能救乃來降五代史是時河中節度使王珂結援于太原帝怒遣大將張存敬率將涉河繇含山路鼓行而進戊申攻下絳州王子晉州刺史張漢瑜舉郡來降帝郎以大將侯言權領晉州何絪權領絳州晉絳平已未大軍至河中存敬命繚其垣而攻之壬戌蒲人颺素幡以請降庚午帝至河中以張存敬權領河中軍府事河中平帝乃東還是月李克用遣牙將張特來聘請尋舊好帝亦遣使報命　通鑑考異續寶運錄載全忠表云臣當道先是河府抽軍便赴太原進討已累具狀分晰聞奏訖臣今月二十三日部領牙隊到東都李克用差到專使張特與臣書一封并驪馬弓箭銀器匹段等與臣通和其張特臣且與回書放歸訖當月河府抽回兵士節勒權於河陽屯駐見排比收復潞州使邐迤赴太原進討次其李克用與臣書一封謹隨狀封進天復元年二月奏其年三月二日

表到駕前三月大舉攻晉氏叔琮出太行取澤潞葛從周張存敬侯言張歸厚及鎮定之兵皆會于太原圍之不克遇雨而退五代史三月癸未朔帝歸自河中是月遣大將賀德倫氏叔琮領大軍以伐太原叔琮等自太行路入魏博都將張文恭自磁州新口入葛從周以兗鄆之衆自土門路入洺州刺史張歸厚以本軍自馬嶺入定州刺史王處直以本軍自飛狐入晉州侯言自陰地入澤州刺史李存璋棄郡奔歸太原叔琮引軍逼潞州節度使孟遷乞降河東屯將李審建王周領步軍一萬騎二千詣叔琮歸命乃進軍趨太原四月乙卯大軍出石會關營于洞渦驛都將白奉國自井陘入收承天軍張歸厚引兵至遼州刺史張鄂迎降氏叔琮即日與諸軍至陽城下城中雖時出精騎來戰然危蹙已甚將謀遁矣會叔琮以芻糧不給遂班師通鑑考異編遺錄四月壬戌李克用遣張特齎書請尋懽盟乃指揮諸軍所在且駐留見差發專人之太原許通懽好兼并州地寒節候甚晚戎馬既多野草不足於芻牧尋令氏叔琮迴戈五月天子以王兼河

中尹護國軍節度使

五代史五月癸卯昭宗以帝兼領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

北夢瑣言唐薛廷珪少師右族名流仕於衰世梁太祖兵力日强朝廷傾動漸自尊大天下懼之孤卿爲四鎮官告使夷門客將劉翰先來頗會恐中中外孤卿伴言不會謂謁者曰某無德安敢輒受令公拜竟不爲屈洎受禪之後勉事於梁而太祖優容之壽考而終也中間奉命冊蜀先主爲司徒館中舊疾發動蜀人送嘗醫人楊僕俾攻療之孤卿致書感謝其書末請借肩輿歸京尋醫蜀主訝之乃曰幸有方藥何不俟愈而行堅請且駐行軒公謂客將曰夜來問此醫官殊不識字安可以性命委之乎竟不服藥而北歸

又梁太祖初兼四鎮先主遣押衙潘屹持聘屹飲酒一石不亂每舉讌飲禮容益莊梁祖愛之飲酣梁祖曰押衙能飲一盤器物乎屹曰不敢乃簇在席器皿次第注酌屹並飲之屹愈溫克梁祖謂其歸館多應傾瀉困臥俾人偵之屹簪笏襆冠子秤所得酒器滌而藏之他日又遣押衙鄭頊持聘梁祖問以劍閣道路頊極言危峻梁祖曰賢主人可以過得頊對曰若不上問恐誤令公軍機梁祖大笑此亦近代使令之美者也

明道雜志世傳朱全忠作四鎮時一日

與賓佐出游全忠忽指一方地日此可建一神祠試召一視地工驗之而召工久不至全忠怒甚見于辭色左右皆恐良久工至全忠指地視之工再拜賀曰此所謂乾上龍尾地建廟固宜然非大貴人不見此地全忠喜薄賜而遣之工出賓僚或戲之曰爾若非乾上龍尾當坎下驢頭矣東北人謂所伐日坎 洛陽搢紳舊聞紀

梁祖之初兼四鎮也英威剛狠視之若乳虎左右小忤其旨立殺之梁之職吏每日先與家人辭訣而入歸必相賀賓客對之不寒而慄進士杜荀鶴以所業投之且乞一見掌客以事聞於梁祖梁祖默無所報荀鶴住大梁數月先是凡有求謁梁祖如已通姓名而未得見者雖踰年困頓於逆旅中寒餓殊甚主者留之不令私去不爾即公人輩及禍矣荀鶴逐日詣客次一旦梁祖在便聽謂左右曰杜荀鶴何在左右以現在客次爲對未見問有馳騎至者梁祖見之至已午問方退梁祖遽起歸荀鶴謂掌客者曰某饑甚欲告歸公人輩爲設食且日乞命若大王出要見秀才言已歸館舍郎某等求死不暇至未申間梁祖果出復坐於便聽令取骰子來既至梁祖擲意似有所卜擲且久終不愜旨怒甚屢顧左右左右怖懼縮頸亞足若蹈湯火須臾梁祖取骰子在

手大呼鞋曰杜荀鶴擲之六隻俱赤乃連聲命屈秀才荀鶴爲主客者引入令趨驟至階陛下梁祖言曰秀才不合趨階荀鶴聲喏恐懼流汗再拜敘謝訖命坐荀鶴慘悴戰慄神不主體梁祖徐曰知秀才久矣荀鶴欲降陛拜謝梁祖曰不可於是再拜復坐梁祖顧視陛下謂左右曰似有雨點下令視之實雨也然仰首視之天無片雲雨點甚大霑陛簷有聲梁祖自起熟視之復坐謂杜曰秀才曾見無雲雨否荀鶴答言未曾見梁祖笑曰此所謂無雲而雨謂之天泣不知是何祥也又大笑命左右將紙筆來請杜秀才題一篇無雲雨詩杜始對梁祖坐身如在燃炭之上憂悸殊甚復令賦無雲雨詩杜不敢辭卽令坐上賦詩杜立成一絶獻之梁祖覽之大喜立召賓席共飲極歡而散且日來日特爲杜秀才開一筵復拜謝而退杜絶句云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灑日輪中若教陰朗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由是大獲見知杜既歸驚懼成疾水瀉數十度氣貌羸絶幾不能起客司守之供侍湯藥若事慈父母明晨再有主客者督之且日大王欲見秀才請速上馬杜不獲已巾櫛上馬比至凡促召者五七輩杜困頓無力心憂趨進遲緩梁祖自起大聲曰杜秀才爭表梁王造化功杜頓忘

其病趨步如飛連拜敘謝數四自是梁祖特帳設賓館
賜之衣服錢物待之甚厚福建人徐寅下第獻過梁郊
賦梁祖覽而器之且曰古人酬文士有一字千金之
語軍府費用多且一字奉絹一匹徐賦畧曰一字有失意
還鄉經於大梁過郊坰之耆老問今古之侯王父老曰
且說當今休論往昔昔時之事蹟誰見今日之功名目
覩辭多不載遂留於賓館厚禮待之徐病且甚梁祖使
人謂曰任是秦王漢武蓋諸徐賦有直論蕭史王喬長
生孰見任是秦王漢武不死何歸憾其有此深切之句
爾梁祖既有移鼎之志求賓席直言骨鯁之士一日
忽出大梁門外數十里息於高柳樹下樹可數圍柯幹
甚大可庇五六十人遊客亦與坐梁祖獨語曰好大柳
樹徐徧視賓客注目久之坐客各各避席對曰好柳樹
梁祖又曰此好柳樹好作車頭末坐五六人起對曰好作
車頭梁祖顧恭翔等起對曰雖好柳樹作車頭須是夾
榆樹梁祖勃然厲聲言曰這一隊措大愛順口弄人柳
樹豈可作車頭須是夾榆木便我也道柳樹好更作車
頭我見人說秦人指鹿爲馬有甚難事顧左右曰更待
甚須臾健兒五七十人悉擒言柳樹好作車頭者數以
諛佞之罪當面撲殺之梁祖雖起於羣盜安忍雄猜甚

於古昔至於剛猛英斷以權數御物遂成興王之業豈偶然哉　五代史杜荀鶴池州人善爲詩辭句切理爲時所許既擢第復還舊山時田頵在宣州甚重之頵將起兵乃陰令以箋問至太祖遇之頗厚及頵遇禍太祖以其才表之尋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既而恃太祖之勢凡搢紳間已所不悅者日屈指怒數將謀盡殺之苞蓄未及泄丁重疾旬日而卒　唐詩紀事顧雲序其詩曰大順初皇帝命小宗伯河東裴公掌邦貢次二年遠者來隱者出異人傑士大集都下於羣進士中得九華山人杜荀鶴拔居上第諸生謝恩日列坐既定公揖生謂曰聖上歎文教未張思得如高宗朝射洪拾遺陳公作詩出没二雅馳驟建安削苦涖僻碎畧淫靡淺切破艷冶之堅陣擒維巧之奩帥皆摧撞折角崩潰解散埽蕩詞場豁清文祲然後有戴容州劉隨州王江寧率其徒揚鞭按轡相與呵樂來朝於正道矣以生詩有陳體可以潤國風廣王澤故擢以塞詔意勉爲中興詩宗生謝而退明年寧親江表以俟故山偕隱者出詩三百篇見其雅麗激越之句能使貪吏廉邪臣正父慈子孝兄友弟悌人倫之紀備矣其壯語大言則決起逸發可左攬工部袂右拍翰林肩吞賈喩八九於胸中曾不蔕

介情動于中則極思冥博神遊希夷形兀析木五聲勞於呼吸萬象貪於抉別信詩之雄傑者也美哉裴公之知人爲不誣矣於戲旌別淑懸史臣之職僕幸得爲之敘錄視其人齒尚壯才力求盡謳吟之與方酣侯其繼作得如周頌者目之爲唐風集 碧溪詩話荀鶴朱梁時作時世吟十首錄其二云夫因兵亂守蓬茅麻苧裙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征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八十衰翁住破村村中牢落不堪論因供寨木無桑柘爲點鄉兵絕子孫還是昇平催賦稅未曾州縣畧安存至今雞犬皆星散月落西山哭倚門 北夢瑣言唐杜荀鶴嘗遊梁獻太祖詩三十章皆易曉也因厚遇之洎受禪拜翰林學士五日而卒

六月

五代史六月庚申帝發自大梁丁卯視事于河中以素服出郊拜故節度使王重榮墓尋辟其子瓚爲節度判官請故相張濬爲重榮撰碑帝自中和初歸唐首依重榮至是思其舊德故恩禮若是

晉取慈隰

五代史七月甲寅帝東還梁邸

自劉季逃等

已誅宰相崔允外與梁交欲假梁兵盡誅宦者而鳳翔

李茂貞邠寧王行瑜等皆遣子弟以精兵宿衛天子宦者韓全誨等亦因恃以爲助天子與允計事宦者屬耳頗聞之乃選美女內之宮中陰令伺察其實久之果得允奏謀所以誅宦者之說全誨等大懼日夜相與涕泣思圖允以求全允知謀泄事急卽矯爲制召梁兵入誅宦者十月王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兵七萬至於河中取同州遂攻華州韓建出降全誨等聞梁王兵且至卽以岐邠宿衛兵劫天子奔于鳳翔（通鑑考異唐補紀其月入日李茂貞朝覲留二千人在右衛侍衛而回崔允中朱全忠請以三千人在南坊宅側安下鳳翔劫駕西去朱全忠又閤以車子載器仗稱是紬絹進奉推車子人皆是官健入崔允宅中人心驚惶不同前後崔允累差人喚召朱全忠不到

王乃上書言允所以名之之意天子怒罷允相責授工部尚書詔梁兵還鎭通鑑考異唐太祖紀年錄會汴入寇同華宦者知崔允之謀時允專掌三司泉貨韓全誨教禁兵伺允出聚而呼譟訴以冬衣械損軍人又上前控訴天子拘衆情罷崔允知政事崔允怒急召朱温請以兵師入輔王引兵去通鑑考異金鑾記十七日早開岐師昨夜二更郯迴云軍人劬汴令有表迎駕并述行止汴軍在岐東下寨十八日十九日白麻盧光啟可御史大夫參知機務二十日翰林學士姚洎兼知外制誥二十四日汴令有表奉辭東去二十五日汴軍離發延英門攻邠州屯于三原邠州節度使楊崇本以邠寧慶衍四州降崔允奔于華州五代史十月戊戌奉密詔赴長安是時朝廷既誅劉季述以韓全誨張宏彥爲兩軍中尉袁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是時軍國大政專委宰相崔允允每事裁抑宦官宦官側目允一日于便殿奏欲盡去之全誨等屬垣聞之嘗于昭宗前祈哀自訴自是昭宗勅允每有密奏令進囊封全誨等乃訪京城美婦

人十數以進使求官中陰事昭宗不悟允謀漸泄中官
覩允皆裂以重賂甘言誘藩臣以為城社時因讌聚則
相向流涕以時允掌三司貨泉全誨等教禁兵伺允出聚
而呼謀訴以冬衣減損又于昭宗前訴之昭宗不得已
罷允知政事允怒急名帝請以兵入輔故有是行戍申
行夾河中同州晉後司馬鄰華之幕吏也舉郡來降辛
亥駐軍于渭濱華帥韓建遣使奉箋納款又以銀三萬
兩助軍是日行次零口癸丑聞長安亂昭宗為閤宣韓
全誨等劫遷西幸鳳翔盩避帝之兵鋒也翼日遂命旋
師夕次于赤水乙卯大軍集于華州城下韓建惶駭失
措郎以城降丙辰帝表權知忠武軍事促令赴任同
華二州以是時唐太子太師盧知歛等二百六十三人
列狀請帝速請迎奉已未遂帥諸軍發自赤水壬戌次
于咸陽偵者云天子昨暮至岐山旦日宋文通扈蹕入
其闔奕是時岐人遣大將符道昭領兵萬人屯于武功
以拒帝帝遣康懷英敗之擒甲士六千餘衆乙丑次于
岐山文通遣使奉書自陳其失請帝入觀丙辰入岐闔
文通諭約閉壁不獲通復次于岐山是時昭宗累遣使
齋朱書御札賜帝遣帝收軍還本道帝診之日此必文
通全誨之謀也皆不奉詔癸酉飛章奉辭且移軍北伐

乙亥至邠州節度使李繼徽舉城降繼徽因請去文通所賜李姓復本宗楊氏又請納其帑以爲質而皆從之仍易其名曰崇本邠州平己丑唐丞相崔允京兆尹鄭元規至華州以速迎奉爲請許之

二年春王退軍于河中晉攻晉絳遣朱友寧擊敗晉軍于蒲縣取汾慈隰五代史二年正月帝復次于武功岐人堅壁不下乃迴軍于河中二月晉軍大舉南下聲言來援鳳翔帝遣朱友寧帥師會晉州刺史氏叔琮以禦之帝以大軍繼其後三月友寧叔琮與晉軍戰于晉州之北大敗之生擒克用男廷鸞帝謂左右曰此岐人之所恃也今既如此岐之變不久矣

遂圍太原不克而還汾慈隰復入于晉通鑑考異梁太祖實錄三月癸丑虜衆悉出友寧以飛騎犯其左右翼虜大敗北掩殺不知其數擒克用男廷鸞及將校健卒數人　又實錄朱友寧圍太原營西北隅攻其西門城內大恐克用欲奔雲中弟克寧乃止之及遣李嗣昭與克用子存勗日夜擾賊營友寧燒營而遁　又唐補紀昭宗自鳳翔遣金吾將軍李儼齋御札自巫峽間道潛行宣告吳王楊行密爲討伐逆

賊朱全忠事李儼者宰臣張濬男其張濬先爲都統討太原退軍朝貶韓建力救不赴貶所只在三峯其男留行在乃授金吾將軍昭宗差來宣告於吳王行在容朱全忠探知張濬一門盡遭殺戮

四月友寧引兵西至興平及李茂貞戰于武功大敗之王兵犯鳳翔茂貞數出戰輒敗遂圍之

五代史四月岐人遣符道昭領大軍屯于虢縣康懷英帥驍騎敗之丁酉唐丞相崔允自華來謁帝屢述艱運危急事不可緩又慮羣閹擁昭宗幸蜀且告帝爲動容允將辭啟宴于府署帝舉酒允情激于衷因帝自持樂版聲曲以侑酒帝甚悅座中以良馬珍玩之物資既行命諸將請戎具五月丁巳帝復西征六月丁丑次于虢縣癸未與岐軍大戰自辰至午殺萬餘衆擒其將校數百人乘勝遂逼其壘七月丙午岐軍復出求戰帝軍不利是月遣孔勍帥師取鳳隴成三州皆下之是時岐人不相率結寨于諸山以遊帝軍帝分兵以討決旬之內并平之九月甲戌帝以岐軍諸寨連結稍盛因親統千騎登高診之時秋空澄霽烟霧四絕忽有紫雲如繖蓋疑于龍旌之上久之方散觀者咸訝之是時帝以岐人堅壁

不戰且慮師老思欲旋旆以歸河中因密名上將數人
語其事時親從指揮使高季昌獨前出抗言曰天下雄
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困願少俟之帝嘉其言
因曰兵法貴以正理以奇勝者詐也乘機集事必由是
乎乃命季昌密募人入岐以給之尋有騎士馬景堅應
命且曰是行也必無生理願錄其孥帝愴然止其行景
固請乃許之明日軍出諸寨屏匿如無人景因躍馬西
走直叩岐闉詐以軍怨東遁爲告且言列寨尚留萬餘
人候夕將遁矣宜速掩之李茂貞信其言遽啓二扉悉
衆來寇時諸軍以介馬待之中軍一鼓百營俱進又分
遣數騎以據其闉岐人進不能駐其趾退不能入其壘
殺戮蹂踐不知其數茂貞緣是喪膽但閉壁而已　北
夢瑣言軍容使韓全誨以駕幸鳳翔李茂貞比懷挾帝
以令諸侯之意獨朱全忠之盛也西川王公建亦有此
慮乃結汴州同起軍助其迎駕汴軍傳城川軍乃攻興
元其帥王萬洪以無救援遂降成都由是山南十四州
並爲蜀有方變謀郤助鳳翔於時命掌書記韋莊奉十
使至軍前朱公大怒自此與西川失歡而汴州軍罷
一月鄜坊李周彝以兵救鳳翔王遣孔勍襲鄜州虜周

彝之族徙于河中周彝乃降五代史十一月癸卯鄜帥李周彝統兵萬餘人屯于岐之北原與城中舉烽以相應翌日帝以周彝既離本部鄜之時必無守備因命孔勍乘虛襲下之甲寅鄜州平周彝聞之收軍而遁 冊府元龜後唐李茂勳唐末為鄜州節度使梁太祖襲 鄜州茂勳遂歸於梁改名周彝署元帥府行軍司馬 五代史孔勍字鼎文兗州人後徙家宿州少便騎射為軍中小校事梁祖漸至郡守累遷齊州防禦使唐鄧節度使梁貞明中王球據襄州叛勍討平之因授山南東道節度使莊宗至洛陽勍自鎮來朝復令歸鎮移昭義節度使同光季年監軍楊繼源與部將謀據潞州事泄勍誅之明宗即位之歲詔還京師授河陽節度使未幾以太子太師致仕卒年七十九贈太尉 又孔知濬字秀川徐州滕縣人故太子太師致仕勍之猶子也父延綝左武衛大將軍致仕年九十餘卒知濬之仕梁為天興軍使同光末勍鎮昭義時莊宗用唐朝故事以黃門為監軍皆侍恩暴橫節將不能制明宗鄴城之變諸鎮多殺監軍時監潞者懼誅欲誘鎮兵謀變知濬伏甲于室夌晨監軍來謁執而殺之軍城遂寧明宗嘉之洎勍罷鎮以知濬為澤州刺史入為

左驍衛大將軍長興清泰中歷唐復成三郡刺史晉高
祖即位用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領舒州刺史從征范
延光于鄴遷宿州團練使俄改隴州防禦使開運中移
刺鳳州累官至檢校太傅河池據關防之要密邇邛蜀
兵少勢孤知濬撫士得宜人皆盡力故西疆無牧圉之
失契丹主稱制署滑州節度使漢祖受命自鎮入朝隱
帝嗣位授密州防禦使踰歲以疾受代歸朝廣順三年
冬卒于京師　通鑑考異金鑾記五月三日岐馬步軍
敗迴戈傷中不少八日聞四面百姓盡搬移入城內二
十一日聞汴帥於鄜縣築城及寶雞下寨二十三日聞
汴帥至石鼻又至橫渠二十四日聞汴帥至城南十里
　又梁太祖實錄六月丁丑暨號縣辛未文通鄉兵驟
出布陳侯敵我之將卒躍進決鬬始辰暨午寇大敗屍
仆萬餘人命諸軍徒寨逼其壘自是岐人纔出師靡不
喪衄六月乙亥上以盩屋有博野軍與岐人往來以窺
我命李暉討平丙戌復遣孔勍領兵由大散關取鳳州
　又編遺錄十二月癸酉遣孔勍李暉領兵襲鄜州以
牽李周彝之兵己亥我師攻陷鄜牆獲周彝親族遂令
李暉權知鄜畤軍事不數日周彝乃遣幕賓投分通好
然後上許抽兵　又梁太祖實錄十一月癸卯鄜帥李

周彝統州兵爲餘人屯於老聃祠之下上命孔勍李暉乘虛襲取之士子勍等破中部郡甲寅大雨雪大軍冒之夕進五鼓及其壘克之是時岐兵屢敗而圍久城中食盡自天子至後宮皆凍餒五代史茂貞既失鄜州之援愕然有瓦解之懼繇是議還蹕誅閹寺以自贖焉三年正月茂貞殺韓全誨等二十人囊其首示梁軍約出天子以爲解甲天子出幸梁軍遣使者馳召崔允允託疾不至王使人戲允曰吾未識天子懼其非是子來爲我辨之天子還至興平允率百官奉迎王自爲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行十餘里止之見者咸以爲忠五代史三年正月甲寅岐人啟壁唐昭宗降使宣問慰勞兼傳密旨辭又命翰林學士韓偓趙國夫人寵顏齎詔押賜帝紫金酒器御衣玉帶丙辰華州留後李存審遣飛騎來告青州節度使王師範遣牙將張厚齎甲冑弓槊詐言

來獻欲盜據州城事覺已擒之矣是日師範又遣其將劉鄩盜據兗州丁巳昭宗遣中使押送軍容使韓全誨已下三十餘人首級以示帝甲子昭宗發離鳳翔幸左劍寨權駐蹕帝入營帝素服待罪昭宗命學士傳宣免之帝即入見稱罪拜伏者數四既而促名升殿密邇御座且曰宗廟社稷是卿再造朕與戚屬是卿再生因解所御玉帶面以賜帝帝亦以玉鞍勒馬金銀器紋錦御饌酒菓等躬自拜進焉帝及翠華東行帝匹馬前導十餘里宣令止之已昭宗至長安謁太廟御長樂樓禮畢謂帝曰朕生入舊京是卿之力也自古救君之危會無有如是者況今日再及蒨廟得親奉觴酒貢于先皇帝室前卿之德朕知不能報矣即名帝執手聲淚俱發者久之

北夢瑣言汴帥朱公再圍鳳翔與茂貞軍戰於號縣西槐林驛大敗岐軍橫屍不絕鮑氣聞於十里昭宗遂殺宦官韓全誨已下二十二人宣示茂貞亦斬其義子繼筠首以送於是車駕還宮朱公俛首馬前請罪涕泣攏帝馬行千步帝為之動容至京師以宰相崔允判六軍乃下詔誅宦官第五可範以下七百一十人又鳳翔駕前宰相盧光啓等一百餘人並賜自盡

己巳天子至自鳳翔

五代史闕文世傳梁

太祖迎昭宗於鳳翔素服待辠昭宗佯爲鞾系脫呼梁
祖曰全忠爲吾繫鞾梁祖不得已跪而結之流汗浹背
時天子扈蹕尚有衞兵昭宗意謂左右擒梁祖以殺之
其如無敢動者自是梁祖被召多不至盡去昭宗禁衞
皆用汴人矣臣謹按梁祖以天復三年迎昭宗於岐
下歲在甲子其年改天祐至國初復建隆庚申歲幾五十
六年矣然則乾德七十歲人皆目覩其事蓋唐室自懿
宗失政天下亂離故武宗以下實錄不傳於世昭宗一
朝全無記注梁祖在位止及六年均帝朝詔史臣修梁
祖實錄岐下繫鞾之事恥而不書晉天復中史臣張昭
重修唐史始有昭宗本紀但云即位之始有會昌之風
岐陽事迹不能追補此亦明唐昭宗有英睿之氣而運
哀不振又明左右無忠義奮發之臣致梁祖得行其志
有所警戒不可不書　唐摭言韓偓天復初入翰林其
年冬車駕出幸鳳府偓有扈從之功反正初上面許爲
相奏云陛下運契中興當復用重德鎮風俗臣座主右
僕射趙崇可副陛下是選乞迴臣之命授崇天下幸
甚上嘉歎翌日制用崇暨兵部侍郎王贊爲相時梁太
祖在京素聞崇之輕佻贊復有嫌譽馳入請見於上前
具言二公長短上曰趙崇是偓薦時偓在側梁主叱之

偓奏曰臣不敢與大臣爭上曰韓偓出辭謫官入閩故偓有詩曰手風慵展入行書眼暗休看九局圖窗裡日光飛野馬案前筠管長蒲盧謀身拙為安蛇足報國危曾將虎鬚舉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試齊竿　韻語陽秋韓偓香奩集百篇皆艷詞也沈存中筆談云乃和凝所作凝後貴悔其少作故嫁名於韓偓爾今香奩集有無題詩序云余辛酉年戲作無題詩十四韻故奉常王公內翰吳融舍人令狐換相次屬和是歲十月一旦兵起隨駕西狩文藁咸棄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暐以藁見授得無題詩因追味舊詩闕忘甚多予按唐書韓偓傳偓嘗與崔嗣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為功臣與令狐渙同為中書舍人其後韓全誨等劫帝西幸偓夜追及鄠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天祐二年挈其族依王審知而卒以紀運圖考之辛酉乃昭宗天復元年丙寅乃哀帝天祐二年其序所謂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暐授其藁則正依王審知之時也諳之於傳與序無一不合者則集韓偓所作無疑而筆談以為和凝嫁名於偓特未致其詳耳筆談云偓又有詩百篇在其四世孫奕處見之豈非所謂舊詩之闕忘者乎　困學紀聞韓偓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銜書前翰林學士承

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某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為乾化四年猶書唐故官而不用梁年號慶歷中詔官其四世孫奕

素服哭于太廟而後入

殺宦者七百餘人

五代史翼日誅宦官第五可範等五百餘人于內侍省 通鑑考異皮光業見聞錄曰崔慎由以元和元年登第至開成已入翰林因寓直之夕二更以來有中使宣名引入數重門至一處堂宇華煥簾幕俱垂見左右二廣燃蠟而坐謂慎由曰上不豫來已數日兼自登極後聖政多虧今奉太后中旨命學士草廢立令慎由大驚曰某有中外親族數千口列在搢紳長行兄弟甥姪僅三百人一旦聞此覆族之言寧死不敢承命況聖上高明之德覆於八荒豈可輕議二廣默然無以為對良久啟後戶引慎由至一小殿見文宗坐於殿上二廣徑登階而疏文宗過惡上唯俛首又曰不為此拗木二枕措大不合更在此坐矣街談以好拗為拗木枕仍戒慎由曰事泄即是此措大也於是二廣自執炬送慎由出邃殿門復令中使送至本院慎由舒以疾出翰林遂金滕其事付允故允切於勦絕北司者由此也誅北司後允方彰其事 北夢瑣

言唐昭宗以宦官怙權驕恣難制常有誅翦之意宰相崔允嫉忌尤甚上勅允凡有密奏當進囊封勿於便殿啟奏以是宦者不之察韓全誨等乃訪京城美婦人數十以進求宦官中陰事天子不之悟允謀漸泄中官以重賂甘言請藩臣以爲城社視崔允皆裂時因伏臘讌聚則相向流涕辭旨訣別會汴人冦同華知崔允之謀於是韓全誨引禁軍陳伏兵逼帝幸鳳翔他日崔允與梁祖叶謀以誅閹宦未久禍亦及之庚午絶滅識者歸罪於崔允先是其季父安潛嘗謂親知曰滅吾族者必緇見也竊見郎允小字河東晉王李克用聞允所爲謂賓友曰助賊爲虐者其崔允乎破國亡家必在此人也

二月甲戌天子賜王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以輝王祚爲諸道兵馬元帥王爲副元帥王乃留子友倫爲護駕指揮使曾三異校定曰三異案家人傳友倫乃王兄存之子其後中書上議亦皆謂之皇姪以爲天子衛五代史三月庚辰制以帝爲守太尉兼中書令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等軍節度使諸道兵馬副元帥加食邑三千戸實封四百戸仍賜回天再造竭

忠守正功臣　唐會要天復三年二月以宰相崔允守司徒兼侍中判六軍十二衛四月崔允奏六軍十二衛名額空存實無兵士京師侍衛亦籍親兵請每軍召募一千六百共置九千六百人從之乃令六軍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名募引兵東歸天子餞于延喜樓賜楊柳枝五曲五代史戊戌帝建旆東還昭宗御延喜樓送之既醉遣內臣賜帝御製楊柳詞五首初梁兵已西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據兗州通鑑考異唐太祖紀年錄是年四月青州帥王師範將劉鄩竊據兗州同日師範將張厚輦戈甲十乘至華州爲華人所詰因竊發屠其郛殺華州指揮使婁敬思而去王已還梁四月如鄆州遣朱友寧攻青州師範敗之于石樓友寧死九月楊師厚敗青人于臨朐取其棣州師範以青州降而鄩亦降五代史三月戊午王大梁時以青州未平命軍士休澣以俟東征四月丙子巡師于臨朐丞命遏其城與青州兵戰于城下大敗之是夕淮將王景

仁以所部援軍宵遁帝遣楊師厚追及輔唐殺千人乘
勝攻下密州八月戊辰以伐叛之柄委于楊師厚帝乃
東還九月癸卯師厚率大軍與王師範戰于臨朐青軍
太敗殺萬餘人并擒師範弟師克郎時徙寨以逼其城
辛亥偏將劉重霸擒棣州刺史邵播來獻播師範之謀
主也帝命斃之戊午師範舉城請降青州平冀日分命
將校略地于登萊淄棣等州皆下之緣是東漸至海皆
爲梁土也帝復命師範權知青州軍州事師範乃請以
錢二十萬貫犒軍帝許之　又劉康乂壽州安豐縣人
也以農桑爲業唐乾符中闕東羣盜並起江淮間備罹
其苦因爲巢黨所掠康乂沉默有膂力善用矛槊然不
樂爲暴中和三年從太祖赴鎮委以心腹康乂枕戈擐
甲夷險無憚其後累典親軍與巢破蔡斬獲尤多累以
戰功遷元從都將從太祖連年攻討徐兗鄆所向多捷
尤善于營壘充諸軍壕寨使及太祖盡下三鎮議其功
奏加檢校右僕射兼領軍衛將遷密州刺史政甚簡靜
時王師範叛據青州乞師于淮夷淮人遂攻密州密兵
素少執銳者不滿千夫而淮賊踰萬康乂率老弱守陴
自別領少壯日與接戰于密之四郊俘擒千計賊知密
州虛弱援兵未至晝夜急攻遂陷康乂爲賊所害
又

盧曾字孝伯其先范陽人也頗好書有所執守始爲齊
州防禦使朱瑾從事瑾降預其謀與之偕來瑾没大祖
辟爲宣義恭職曾性忠狷好戇直又不能取容于衆每
勳府讌語稍洽會卒然紀正輒又忤旨左長直軍使劉
捍委任方重會亦不能平冀王友謙初定陝府命曾往
議事有使院小將從行嗜酒荒逸過度曾復命欲發其
罪致疏于袖中累日未果言小將恐事泄先誣告曾使
酒幾敗軍事劉捍因證之由是罷職歸于齊之別對俄
而王師範起兵叛太祖促名曾謂之日子能接頗說青
州使無背盟吾不負子矣曾持檄以往既至青師範因
之送于淮南遇害後太祖暴師範之罪日喪我骨肉殺
我賓僚遂族誅之因名曾二子皆援以官　通鑑考異
唐太祖紀年録師範之舉兵也朱温令朱友寧討之三
月已酉朱温至汴州大舉魏博四鎮之衆十萬擊師範
朱友寧楊師厚攻博興旬餘不下攻城之衆死者大半
俄而朱温至大怒斬其主將復起土山翌日而拔城中
無少長皆居之仍毀其垣四月進陷臨淄傳青州別將
攻北海渡膠水冦登萊等郡　又梁太祖實録四月丙
子上至鄆領事辛卯從子友寧師師破青州之博昌臨
淄二邑殺戮五千餘衆暨北海爲　又徧遺録五月辛

亥却離歷下宿豐齊驛甲寅上到汶陽乙卯奏王師範逆狀己未上又往歷下壬戌上以兵士攻取博昌寨下少樹木時當炎毒却勒親從騎兵皆歸齊州因又前行夜將半客將劉捍請曰捍請馳赴軍前傳諭上意又敦將士之令戮力速攻必可克矣今請上却歸歷下上悅而從之便令捍馳騎東往上乃西歸汶陽丙寅捷音至攻拔博昌盡戮其黨矣　又梁太祖實錄九月癸卯楊師厚勵衆決鬬青人大敗北走殺戮一萬人擒師範弟師克翌日東萊郡遣州兵泊土團五千人將援青顯我師邀截蘭撲無一二存焉即時徙寨遁其闘闘　又編遺錄冬十月丁卯楊師厚繼告捷於臨朐北及青州四面累殺賊十黨擒斬頗衆至十一月萊州刺史王師克領六千人欲徑入青邱助其守禦師厚伏兵邀之殺戮將盡

友倫擊鞠墜馬死王怒以爲崔允殺之遣朱友謙殺允于京師曾三異校定曰三異案家人傳殺崔允者朱友諒非友謙其與友倫擊鞠者皆殺之五代史十月辛巳護駕都指揮使朱友倫因擊鞠墜馬卒于長安訃至帝大怒以爲唐室大臣欲謀叛已致友倫暴死十一月丁酉青將劉鄩舉兗州來

降鄆王師範之將也師範令竊據兗州久之及聞師範降鄆乃歸命帝以鄆善事其主待之甚優尋署爲元帥府都押牙權知鄆州留後天祐元年正月己酉帝發自大梁西赴河中京師聞之爲之震懼是時將議迎駕東幸洛陽慮唐室大臣異議帝乃密令護駕都指揮使朱友諒矯昭宗命收宰相崔允京兆尹鄭元規等殺之通鑑考異唐太祖紀年錄及事權既失知朱溫懷篡奪之志慮一朝禍發與國俱亡因圖自安之計與朱溫外貌相厚私心漸異與元規密爲計畫倍招兵數繕治鎧甲朝夕不止朱溫察之乃陰令部下驍果數千給爲散卒於京師應募允每口教閱弓弩梁卒僞示怯懦或倒弓背矢有若不能允莫之識俄而朱友倫打毬墜死溫愈不悅又聞允欲挾天子出幸荆襄溫乃抗言允將交亂天下傾覆朝廷宜急誅之無令事發天子將罷允知政事貶太子賓客鄭元規循州司戶事未行溫子友諒引兵攻允詰旦擒之又攻鄭元規於京府擒之崔鄭俱斃獻首岐下自天子奔華州王請遷都洛陽雖不許而王命河南張全義修洛陽宮以待五代史又邠岐兵士侵逼京畿帝因是上表堅請昭宗幸

洛昭宗不得已而從之帝乃率諸道丁匠財力同搆洛陽宮不數月而成

天祐元年

玉海律歷天祐唐昭宗或日天順

正月王如河中遣牙將寇彥卿如京師請遷都洛陽并徙長安居人以東天子行至陝州王朝于行在先如東都

通鑑考異梁實錄丁巳詔以今月二十一日先遣士庶出京朕將翌日命駕壬戌昭宗發自秦雍甲子暨華州二月丁卯上至河中乙亥天子駐蹕陝郡翼日上來覲於行在編遺錄正月丁酉上聞闕下人心不遑遂往河中以審都邑動靜已酉離梁園行至汜水聞崔允死是時皆言崔允以下潛謀帝不令東遷雒陽又密與岐鳳交通及斯禍也洎上至蒲津帝謀東幸決取二十一日屬車離長安是日丁巳王鑾東指癸亥到甘棠二月乙亥上離河中丁丑到陝郊戊寅朝欲躬往洛下催促百工壬辰朝辭明日東邁唐太祖紀年錄丁巳下詔與梁實錄同又曰壬戌昭宗發長安遷幸洛陽丁卯車駕次華州乙亥駐蹕陝州丙子朱溫自汴州迎覲見已先發自此人使相望於路請駕早行幸洛陽唐年補錄丁巳帝御延喜樓全忠迎扈表至

及還宮至暮全忠已移書宰臣裴樞促百官東行是日下詔與梁實錄同尋以張廷範爲御營使便毀拆宮室沿河而下仍起豪民從行貧者亦繼焉車駕以其月二十三日已未至華州二月丙寅車駕駐陝郊　玉堂閒話太祖覲昭宗昭宗開宴坐定伶倫百戲在焉俳恒聖先祝帝德然後說元勳梁王之功業曰我元勳梁王五百年間生之賢九優太史胡趙夜曰炏然如此固教朝廷如　向侍宴臣僚無不失色梁太祖但笑而已昭宗不懌如無奈何是時六軍諸衛兵已散亡其從以東者小黃門十數人打毬供奉內園小兒等二百餘人行至穀水王教醫官許昭遠告其謀亂悉殺而代之然後以聞由是天子左右皆梁人矣五代史二月乙亥昭宗駐蹕于陝帝自河中來覲謁見行營因灑涕而言曰李茂貞等竊謀禍亂將迫乘輿老臣無狀請陛下東遷爲社稷大計也昭宗命延于寢室見何皇后面賜酒器及衣物何后謂帝曰此後大家夫婦委身于全忠矣因歔欷泣下後數日帝開宴

于陝之私第請駕臨幸翌日帝辭歸洛陽昭宗開內宴以時有宮人與昭宗附耳而語韓建躡帝之足帝遽出以為圖已因連上章請車駕幸洛三月丁未昭宗制以帝兼判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事是時昭宗累遣中使及內夫人傳宣謂帝曰皇后方在草蓐未任就路欲以十月幸洛帝以陝州小藩非萬乘久留之地斯以四月內東幸閏月丁酉昭宗發自陝郡壬寅次于穀水是時昭宗左右唯小黃門及打毬供奉內園小兒二百餘人帝猶忌之是日密令醫官許昭遠告變乃設饌于別幄召而盡殺之皆坑于幕下先是選二百餘人形貌大小一如內園人物之狀至是使一人擒二人鎰于坑所即蒙其衣及戎具自飾昭宗初不能辨久而方察自是昭宗左右前後皆梁人矣

北夢瑣言天復三年汴人擁兵殺宰相崔允京兆尹鄭元規劫遷車駕移都東洛既入華州百姓呼萬歲帝泣謂百姓曰百姓勿唱萬歲朕勿能與爾等為主也沿路有思帝鄉之詞乃曰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況我此行悠悠未知落在何所言訖泫然流涕行至陝府內宴皇后自捧金盞玉盆以賜全忠內人唱歌全忠將飲酒韓建躡其足全忠懼辭而退至穀水而殺內人可證及隨駕五百人自是帝

孤立矣

四月甲辰天子至自西都

五代史甲辰車駕至洛都與宰相百官導駕入洛宮乙卯昭宗以帝爲宣武宣義護國忠武四鎮節度使時帝請以鄆州授張全義故有此命五月丙寅昭宗宴羣臣曰昨來御樓前一夜亡失赦書賴梁王收得副本不然誤事宰執不得一過矣是日宴昭宗入內名帝于內殿曲宴帝不測其事不敢奉詔又曰卿不欲來郎令敬翔入來帝密遣翔出乃止已巳奉東歸　通鑑考異編遺錄戊申鑾輿初到洛都經費甚廣況國用未豐庶事草創因刪署閑冗司局今後除留宣徽等九使外餘並停廢仍不差內中夫人充使　唐摭言許晝者睢陽人也薄攻五字詩天復四年大駕東幸駐蹕甘棠晝于此際及第梁太祖長子號大卿郎君者嘗與晝屬和晝以卿爲奧主隨駕至洛下攜同年數人醉於梁祖私第因折牡丹十許朶主吏前白云凡此花開落皆籍其數申令公秀才奈何恣意攀折晝慢罵入之主吏銜之潛遣一介馳報梁祖梁祖聞之頗睚眦獨命械晝而獻於時大卿竊知聞道先遺使至晝遂亡命河北莫知所止　北夢瑣言唐昭宗劫遷百官蕩析名娼妓兒皆爲強諸侯有之供奉彈琵琶樂工號關別駕小紅者小

名也梁大祖求之既至謂曰爾解彈陽下采桑乎闕伶
俛而奏之及出又爲親近者俾其彈而送酒由是失意
不久而殂後有琵琶石濴者號石司馬自言早爲相國
令狐公見賞俾與諸子渙潵遠水邊作名也亂後入蜀
不隸樂籍多遊諸大官家皆以賓客待之一日會軍校
數員飲酒石濴以胡琴擅場在坐非別音者喧譁語笑
殊不傾聽濴乃撲槽而詬曰某曾爲中朝宰相供奉令
日與健兒彈而不蒙我聽何其苦哉於時議者亦歎評
之喪亂以來冠履顛倒不幸之華何可勝道黨獨賊伶
云乎哉　鑑戒錄昭宗之代岐王茂貞本姓宋昭宗賜
姓號曰西府太千華州韓建邠州王行瑜等始爲亂階
焚爇宮闕動撫四海斬刈百官是時駕幸三峯拋離九
廟諸侯悉罷職貢各養强兵天復初車駕走幸石門絕
糧數日左街沙門懷寶進蓊藝燒餅奉宜賜紫宮人楊
舞頭進哀淚手帕子奉宣加楚國夫人二年岐州天雨
蓊參人收食之悉遭疫癘是歲雷劈牛馬頻擾宮城拔
出街西古槐揭下殿東鴟吻故昭宗御製詩曰祇解甥
牛與傍樹不能誅惡復誅兇三年梁太祖將迎大駕之
前岐山二菩薩身中自然有箭老聃廟土神移步神馬
夜嘶後昭宗有困守岐陽迫遷東洛之兆也初拾遺張

道古貢五危三亂表黜居於蜀後聞駕走西岐又遷東洛皆契五危之事悉歸三亂之源因吟一章上蜀王八丈詩曰封章才達晃旒前黜詔俄離王座端三亂豈由明主用五危終被佞臣彈西巡鳳府非爲固東播鑾輿卒未安諫疏至今如可在誰能更與讀來看　是時晉王李克用岐王李茂貞楚王趙匡凝蜀王王建吳王楊行密會三異校定曰三異案克用本紀及茂貞傳建行密世家皆書其在唐所授獨匡凝不書其在唐此乃欽文　聞梁遷天子洛陽皆欲舉兵討梁王大懼六月楊崇本復附于岐王乃以兵如河中聲言攻崇本遣朱友恭氏叔琮蔣元暉等行弑昭宗崩五代史乙亥至大梁六月帝遣都將朱友裕率師討邠州節度使楊崇本叛故也癸丑帝西征迸朝于洛陽七月甲子昭宗宴帝于文思鞠場乙丑帝發東都壬申至河中八月壬寅昭宗遇弑于大內　唐會要天祐元年七月中書門下奏西都舊有凌烟閣畫國初功臣今遷都東京乞委管造一閣圖寫梁王

全忠勅旨令於皇城內擇地營造仍賜名天祐旌功之閣、北夢瑣言昭宗遷都至洛左右並是汴人雖有舊名乃是盧器如在籠檻鬱鬱不樂朱全忠以諸侯盡有臣復之志慮帝有奔幸之謀特護駕朱友諒等聚兵殿庭訴以衣食不足帝方勞論友諒引兵升殿帝頗仆入內軍士羸而追之帝叱曰反耶友諒曰臣非敢無禮奉元帥之令帝奔入御厨以危人之刀斬數囂竟為亂兵所害內人李漸榮裴正一聞弒帝投刃而死又以朱友諒氏叔琮扇動軍情請誅朱友諒氏叔琮以成濟之罪歸之友諒等臨刑訴天日天若有知他日亦當如我後全忠即位為子友珪所弒竟如其言

鐵圍山叢談睢陽大內興立自隋唐五代至聖朝藝祖嘗欲都之開寶末幸焉而宮中多見怪且適霖雨徙霽祀謝見上帝而歸矣是後至宣和又爲年百五十久虛曠蓋自金鑾殿後雖白晝人罕敢入入亦多有異蟇或大於斗蝕率爲巨蟒日夜絲竹歡笑之聲不絕也宣和末有監官吳本者武人恃氣不畏事夏月因納涼於殿廡間至晡時後天尙未昏黑而從者堅請歸舍不聽俄忽聞躍聲自內而出即有衛從繽紛執紅銷金籠燭者數十對成行羅列中一衣黃人如帝王狀胸間尙帶鮮血擁從甚衆徐

徐行繇殿廡從本寓一舍前過本與其從者急趨入戶避之得詳賦焉最後有一衛士似怒以納涼故妨其行從也乃以手兩指按其臥榻之四足遂穿礴而陷于地頃刻轉他殺而去遂忽不見本大駭自是不敢宿止其中矣因圖畫所見徧以示人雒陽士大夫多能傳之曰此必唐昭宗也吾頃賞聞是事第流落不偶久而忘七八矣偶流寓者越令子與來猶能道其略因著於編　癸辛雜識別集洛陽椒蘭殿故基之前傳是朱溫弒昭宗處尋丈間生草俱赤色謂因寃血所染而然也

十月王朝于京師殺朱友恭氏叔琮

五代史遺制以輝王祝爲嗣乙巳帝自河中引軍而西癸丑次于永壽邠軍不出九月辛未班師十月癸巳至洛陽詔西內臨于梓宮前柩見于嗣君辛丑制以閤帝丞自西征

十一月攻淮南取其光州攻壽州不克而旋

五代史十一月辛酉光州遣使來求援時光州歸款于帝爲淮人所攻故來乞師戊寅帝南征渡淮次于霍邱大掠廬壽之境淮人乃棄光州而去

二年

五代史二年正月庚申進攻壽州壽人堅壁不出丁亥帝自霍邱班師

二月遣蔣元暉殺

德王裕等九王于九曲池六月殺司空裴贄等百餘人

五代史二月辛卯帝至自南征甲午青州節度使王師範至大梁帝待以賓禮尋表授河陽節度使　北夢瑣言輝王即位天祐中朱全忠以舊朝達官尚存班列將謀篡奪先俾蔣玄暉除凡在周行次第貶降舊相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大夫趙崇王贊等於滑州白馬驛賜自盡時宰相臣柳璨陰狡貪權惡樞等在已之上與全忠腹心樞密使蔣元暉太常卿張廷範密友交結而害樞等俄而廷範一轅裂元暉與柳璨及弟瑀瑊相繼伏誅先是故相張濬一家並害而棄屍黃河朱公謀主李振累應進士舉不第尤憤朝貴時謂朱全忠曰此清流輩宜投於黃河水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介朱欒河陰之戮衣冠不是過也俄而輝王禪位封濟陰王於曹州遇酖而崩唐祚自此滅矣

七月天子復使來賜王迎鑾紀功碑王欲代唐使人諭諸鎮襄州趙匡凝以爲不可遣楊師厚攻之取其唐鄧復郢隨均房七州王如襄州軍于漢北九

月師厚破襄州匡凝奔于淮南師厚取荆南荆南留後趙匡明奔于蜀遂出光州以攻壽州不克

五代史七月辛酉天子賜帝迎鑾紀功碑樹于洛陽庚午遣大將軍楊師厚率前軍討趙匡凝于襄州辛未帝南征表趙匡凝罪狀削奪官爵入月楊師厚收唐鄧復郢隨均房等七州帝駐軍漢江北自循江干經度齊師之所九月甲子師于陰谷江口造梁以濟師趙匡凝率兵二萬振于江濱師厚麾兵進擊襄人大敗殺萬餘衆乙丑趙匡凝焚其舟率親軍載輕舸沿漢而遁丙寅帝濟江至中流舟壞將沒者數四比及岸舟沉是日入襄城帝因周視府署其帑藏悉空惟于西廡下有一亭窗戶儼然扃鎖甚密遂令破鎖啟扉中有一大匱緘鐍甚至又令破其匱內有金銀數百鋌帝因歎曰亂兵既入公私財貨固無孑遺矣此帑當有陰物主之不令常人所得俟我以有之耶遂以百餘鋌賜楊師厚襲荆州留後趙匡明棄城上峽奔蜀荆襄二州平帝以都將賀瓌權領荆州楊師厚權領襄州郎表其事十月丙戌朔天子以帝爲諸道兵馬元帥辛卯帝自襄州引軍出光州路趨淮南將發敬翔

切諫請班師以全軍勢帝不聽壬辰次于棗陽遇大雨頗阻師行之勢軍至壽春壽春人堅壁清野以待帝帝乃還舍于正陽十一月丙辰大軍北濟帝至汝陰深悔淮南之行躁煩尤甚丁卯帝至自南征天子卜祀天于南郊王怒以爲蔣元暉等欲祈天以延唐天子懼改卜郊十一月辛巳天子封王爲魏王相國總百揆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義武寧保義忠義武昭武定泰寧平盧匡國鎮國荊南忠武二十一軍爲魏國備九錫王怒不受五代會要天祐二年十一月加相國總百揆改封魏王備九錫十二月天子以王爲天下兵馬元帥王益怒遣人告樞密使蔣元暉與何太后私通殺元暉而焚之遂弑太后于積善宮又殺宰相柳燦太常卿張廷

範車裂以徇天子下詔以太后故停郊

五代史辛巳天子命帝為相國總百揆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義保義武昭武定泰寧平盧匡國武寧忠義荊南等二十一道為魏國進封帝為魏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贊拜不名兼備九錫之命癸未唐中書門下奏中書印已送相國中書公事權用中書省印甲申中書門下奏天下州縣名與相國魏王家諱同者請易之十二月乙酉朔帝讓相國魏王九錫之命丙戌京百司各差官齊本司須知孔目並印赴魏國送納甲午天子以帝堅讓九錫之命乃命宰相柳燦來使且述揖讓之意焉丁酉帝又讓九錫之命詔答曰但以鴻名難掩懿實須彰宜且徇于奏陳末使行于典冊又改諸道兵馬元帥為天下兵馬元帥是時帝以唐朝百官服節多闕乃製造逐色衣服請朝廷等第賜之其所給俸錢仍自來年正月全支 北夢瑣言朱全忠以蔣元暉為樞密使俟帝動靜積慶何太后以昭宗見害之後嘗恐不保旦夕曾使宮人阿秋而召元暉屬戒所乞宅日傳禪之後保全子母性命言發無不涕零先是全忠速要傳禪召元暉到汴州責以太遲元暉以傳禪先須封國授九錫之

命侯次第行之全忠怒曰我不要九錫看作天子否元暉歸奔洛陽與宰相商量爲趙殷衡誣譖云與太后交通欲延唐祚乃令殷衡逼殺太后及宮人而誅蔣元暉時人究之趙殷衡後改姓孔名循亦莫知其實是何姓仕後唐明宗爲宣徽使出爲許昌滄州兩鎮時人知其狡譎傾險莫不憚之

三年春魏州羅紹威謀殺其牙軍來假兵以虞變王爲發兵北攻劉仁恭之滄州兵過魏而紹威已殺牙軍其兵之在外者果皆叛據貝衛澶博州王以兵悉殺之

五代史三年正月幽滄稱兵將寇于魏魏人來乞師且以牙軍驕悍謀欲誅之遣親吏臧延範密告于帝帝陰許之乙丑北征先是帝之愛女適羅氏是月卒于鄴城因以兵仗數千事實于橐中遣客將馬嗣勳領長直軍千人雜以工匠丁夫肩其橐而入于魏聲言爲帝女設祭魏人信而不疑庚午夜嗣勳率其衆與羅紹威親軍數百人同攻牙軍遲明盡殺之死者七千餘人洎于嬰孺亦無留者是月帝次于內黃聞之馳騎至魏時魏之大軍方與帝軍同代滄州聞牙軍之

死即時奔還帝之軍追及歷亭殺賊幾千餘衆乃擁大將史仁遇保于高唐帝遣兵圍之是月天子詔河南尹張全義部署脩制相國魏王法物三月甲寅天子命帝總判鹽鐵度支戶部等三司事帝再上章切讓之乃止四月癸未攻下高唐軍民無少長皆殺之生擒逆首史仁遇以獻帝命支解之未幾又攻下澶博貝衛等州皆爲魏軍殘黨所據故也是時晉人圍邢州刺史牛存節堅壁固守帝遣符道昭師救之晉人乃遁去五月帝畧地于洺州既而復入于魏七月己未自魏班師是日收復相州自是魏境悉平壬申帝歸自魏

遂攻滄州軍于長蘆劉仁恭求救于晉晉人取潞州王乃旋軍

五代史八月甲辰以滄州未平復命北征九月丁卯營于長蘆一夕帝夢白龍附于兩肩左右瞻顧可畏悦然驚寤十月辛巳邠州陽崇本以鳳翔邠寧涇鄜秦隴之衆合五六萬來寇屯于美原列十五寨其勢甚盛帝命同州節度使劉知俊都將康懷英帥師禦之知俊等大破邠寇殺二萬餘衆奪馬三千餘匹擒其列校百餘人楊崇本胡章僅以身免十一月庚戌懷英乘勝進軍遂收鄜州十二月乙丑帝以文武常參官每月一五

九日赴朝奏請備廊飡詔從之遂自長蘆班師以寨內
糗糧山積帝命焚之滄帥劉守文以城中絶食困致書
于帝乞留餘糧以救飢民帝爲留十餘困以與之 北
夢瑣言丁會爲昭義節帥常懼梁祖雄猜疑忌功臣祖
忽謂敬翔曰吾夢丁會在前祗候吾將乘馬欲出圍人
以馬就臺忽爲丁會跨之以出時夢中怒叱喝數聲因
驚覺甚惡之是月丁會舉踰州軍民歸河東矣 容齊
續筆劉仁恭爲盧龍節度使其子守文守滄州朱全忠
引兵攻之城中食盡使人說以早降守文應之曰僕於
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
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爲之緩攻其後還師悉焚諸營
資糧在舟中鑿而沉之守文遣全忠書曰城中數萬口
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爲烟沉之爲泥願乞其所餘以
救之全忠爲之留數困滄人賴以濟及篡唐之後蘇循
及其子楷以爲有功於梁當不次擢用全忠薄其爲人
以其爲唐鴆梟賣國求利勒循致仕斥楷歸田里宋州
節度使進瑞麥省之不懌曰宋州今年水災百姓不足
何用此爲遣中使詰責之縣令除名此三事在他人爲
不足道於全忠則可書
矣所謂猶而知其善也

五代史記卷第一